



# 联合国

##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1906  
31 March 1976

CHINESE

### 第一九〇六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星期三  
下午三点三十分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布瓦雅先生

理事国： 中国

法国

圭亚那

意大利

日本

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

巴基斯坦

巴拿马

罗马尼亚

瑞典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美利坚合众国

( 贝宁 )

黄华先生

德吉兰戈先生

杰克逊先生

芬奇先生

金沢正雄先生

基希亚先生

阿洪德先生

博伊德先生

达特库先生

森德贝格先生

哈尔拉莫夫先生

理查德先生

萨利姆先生

斯克兰顿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 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六年四月一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六年四月六日。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下午四时二十五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肯尼亚以联合国非洲国家集团的名义控诉南非侵略安哥拉人民共和国

一九七六年三月十日肯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2007)

主席： 按照在第一九〇〇次会议上所作的决定，我现在邀请安哥拉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根据宪章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参加辩论。

按照以前的会议所作的决定，我现在请保加利亚、刚果、古巴、埃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印度、肯尼亚、马达加斯加、马里、尼日利亚、波兰、葡萄牙、沙特阿拉伯、塞拉利昂、索马里、南非、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乌干达、喀麦隆联合共和国、南斯拉夫和赞比亚的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但有一项了解，在他们要发言的时候，再请他们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按照第一九〇二次会议上所做的决定，我现在也邀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和他的代表团的其它成员，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安哥拉代表卢武瓦卢先生在安全理事会会议席就座；保加利亚代表盖列夫先生，刚果代表蒙乔先生；古巴代表阿拉尔孔先生；埃及代表阿卜杜勒·马吉德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诺伊格鲍尔先生；几内亚代表珍妮·马丁·西塞夫人；几内亚比绍代表费南迪先生；印度代表贾帕尔先生；肯尼亚代表迈纳先生；马达加斯加代表拉贝塔菲卡先生；马里代表坎特先生；尼日利亚代表哈里曼先生；波兰代表雅罗谢克先生；葡萄牙代表加尔旺·特莱斯先生；沙特阿拉伯代表巴鲁迪先生；塞拉利昂代表布莱登先生；索马里代表侯赛因先生；南非代表波达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阿拉夫先生；乌干达代表姆旺加古洪加先生；喀麦隆联合共

和国代表奥约诺先生；南斯拉夫代表彼得里奇先生；赞比亚代表和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卡马纳先生及其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此外，我要告诉安理会，我收到莫桑比克代表的来信，要求根据宪章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参加安理会对当前的议程项目的辩论，但无表决权。

如果没有人反对，我提议按照安理会的惯例和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邀请他参加安理会的辩论，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的邀请，莫桑比克代表洛博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保留的席位就座。

主席：安理会现在继续审议议程上的项目。

发言人名单上的第一位是刚果代表。 我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向安理会发言。

蒙乔先生（刚果）：主席先生，刚果人民共和国代表团非常满意这一次的重要讨论在你的领导下进行。 自从你执行安全理事会主席的重任以来，你便为它充分运用了你自己的才能和客观地位。 我无须在这里重提贝宁和刚果之间存在的那种兄弟友谊和战斗团结的深切感情，这两个非洲国家都在坚定地从事着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争取人民的尊严和真正的独立的斗争。 对于安哥拉人民共和国代表，在帕斯卡尔·卢武瓦卢同志这位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圈内知名而受人尊敬的人物领导下，来参加我们会议，我也要说几句话。 安哥拉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参加这次辩论，惊人地体现出一个英雄的人民在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领导下，承担巨大牺牲以求国家解放而得到的胜利。

这次辩论使我国代表团有机会向安哥拉为人民牺牲了性命的英雄们，向安哥拉的那些好儿女们敬致他们当之无愧的赞扬。 他们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为非洲解放的历史写下最光辉灿烂的一页，他们是非洲解放史上最高品德的象征。

安全理事会又一次审议对比勒陀利亚的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政权的控诉。安理会受请求就南非种族主义对一个独立的非洲国家进行罪恶侵略的公然行径做出裁判，这已不是第一次了。表现着各式各样的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世界反动势力，早已在非洲为沃斯特那群歇斯底里和尝血成性的家伙派定了极端凶恶的角色。对这一点如果还需要什么证据的话，那么比勒陀利亚政府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进行的恶臭的侵略就正好提供了一个鲜明的例证。

对那些妄想这场辩论会迅即陷入混乱的人，事实将证明他们错了，而且他们必须为这些失算付出代价。非洲统一组织部长理事会通过要求安全理事会审议南非对非统组织最年青的成员国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侵略行动的方式，表示它明确地希望保证这个严重问题能在安理会中经过审议而获得适当的结论。不愿见其落入节外生枝的迷魂阵，中了帝国主义者的阴谋鬼计。

因此我们必须警惕某些荒诞的说词，这些说词显然只是为了使我们迷失方向，为了减轻南非种族主义者对安哥拉人民进行侵略的沉重责任，而在开明人士的心中散布错误的观念罢了。资产阶级报纸异口同声地污蔑非洲，力图以谈论安哥拉的外国军队来挑动世界舆论的情绪。这是一种利用某些人昧于帝国主义阴谋的弱点的愚蠢方法。

一些友好的社会主义国家应安哥拉人民共和国这个主权国家的请求，毫不迟疑地提供慷慨援助，以便它能有效地抵抗种族主义帝国主义者在民族事业的叛徒傀儡支持之下发动的疯狂侵略。这种援助是无须向那些不公正的批评做任何辩解的。相反地，这种援助既是社会主义国家根据对它们的国际主义责任的适当评价而提出的，所以对这项援助的性质和类型做了冷静的分析之后，使我们对这些一贯忠实支持我们非洲人民为自由独立斗争的友好国家，要大声疾呼地，毫不含糊地表示我们衷心的感谢。

因此，这次辩论必须环绕着一个单一的主题：种族主义南非政府对安哥拉人民

共和国的罪恶侵略。我们前几次已经说过，种族主义南非政权对非洲独立国家的侵略并不是第一次来向安理会扣门的新问题。打着南非共和国旗号的比勒陀利亚政权不过是帝国主义在非洲的桥头堡；是向南部非洲人民进行剥削的总部，帝国主义正向这些人民伸出它更加贪婪的魔爪。知道了这一点，我们就确实无须在这里把奉行种族隔离者精神掠夺的无数罪恶和行动重叙一遍了。关于我们面前的问题，我要提一提安哥拉人民共和国代表的高明的声明，他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法西斯南非军队的可耻罪恶活动。对安哥拉人民财产的猛烈摧毁，大量屠杀该国的妇女和儿童——即平民，在侵略所及之地进行的无耻的掠夺，等等，都十分清楚地表明了这些魔鬼们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它们不顾举世对种族隔离政权的最强烈谴责——的支持下的本质。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几内亚代表珍妮·马丁·西塞同志的发言中包括了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由于这，也由于西塞同志的革命操守是我们大家熟习的，因此这篇发言非常有助于我们了解比勒陀利亚政权那些声名狼藉的行为，了解到它是帝国主义反对非洲独立和统一的一个邪恶工具。

当然啦，沃斯特政权的同盟国和共犯们，一面羞愧地闭上眼睛不看该政权对非洲人民犯下的恶毒罪行，一面却大事宣扬虚伪的合法性和所谓不可辩驳的证据，在他们嘴里总是不缺这一套说词的。我们从来都表明我们反对西方国家对南非政权大量提供的后勤和军事援助，因为我们深信这些武器不仅用来屠杀阿扎尼亚，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的黑种人民，而且由于种族隔离政策的穷凶极恶逻辑，也必然会严重威胁到这个区域的独立国家。

那么，南非能够通过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大胆不惧惩罚地把它那可恶政权的边界扩张到它的领土以北，还有什么值得惊异的理由呢？无疑地当我们极力主张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都应倾听非洲的声音，揭露种族隔离政策的严重危险不仅将涉及我们的大陆，而且也涉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时候，有些人认为，我们简直象一群预言家一样。时至今日，不幸我们大家都看到了比勒陀利亚政权罪恶行为的有

力证据和其恶毒的未来计划。

由于南非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进行侵略，非洲集团要求安全理事会召开会议这件事不幸证实了我们分析的正确性。一九七五年五月南非以保卫其利益的骗人借口，出动军队，野心勃勃地要把安哥拉重新殖民化，那正是安哥拉人民经过了十五年长期艰苦的英勇斗争，终于看到了独立的曙光，正是他们把束缚他们在葡萄牙殖民主义下的奴役纽带永远斩断后有了机会恢复尊严的时候。

沃斯特的使节在他那封分发给联合国会员国的信函中，提出了各种说词，企图为南非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侵略做辩护，这些说词无非是些陈腔滥调，值不得花费大家的时间。在提到他国家的所谓道义责任时，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这位使节谈到他政府那个犯了时代错误的念头，说什么要保护。

“在卡卢奎的工人以保证奥万博能得到重要的水源供应。”（S/12024，第1页）

这是一项极其严重的主张，可能导致一切种类的冒险，在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地方。

至于比勒陀利亚说它得到安哥拉革命政府所谓的各项保证，这只能使人对它嗤之以鼻。其实，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政府对这件事的看法已经由卢瓦武卢大使说得十分清楚了。

我国代表团反对南非政权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实施完全主权的水坝享有所有权的任何说法。南非信函中提到要尊重国际边界。这是对安理会各理事国的智力与才能的严重侮辱。任何人脑子里都没有疑问的知道：南非同安哥拉从来没有接壤的边界。而且，南非代表方面这种狂傲态度也是受了国际社会的纵容和漠不关心的鼓励。南非对纳米比亚没有主权，它占领纳米比亚领土是非法的。

这几天，有人在努力暗中操纵，力求安理会把三月二十七日南非军队的片面撤退视为充分的借口，从而转移安理会对安全理事会开会的根本理由的注意；这就是

——我要再提醒一次——南非军队侵略一个独立和主权的国家，一个非洲统一组织的成员国，并且，我相信很快的将是，联合国的一个成员国的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比勒陀利亚军队从安哥拉领土的撤退丝毫没有抹去侵略这个事实。

我不想详述这个难以形容的侵略对兄弟的安哥拉人民所造成的严重灾害和痛苦。安理会理事国的崇高正义公道感定会告诉他们应该采取哪些有力措施以补偿被牺牲的安哥拉人民的严重伤害。刚果人民共和国这方面愿意参加那些已经向南非提出谴责的各友好代表团一道，促使南非对其军队侵入安哥拉时进行的野蛮无理行动做出补偿。安理会必须采取有力步骤使南非种族主义者不敢存再在安哥拉进行任何蛮横冒险的念头。

我们决不能容忍南非不受惩罚，心安理得地认为它可以在任何时间对一个独立主权的非洲国家进行侵略，造成严重损害，然后在撤退时，把这种侵略行动当做没有任何后果的简单历史事件。

南非必须承诺认真尊重年青的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我们听说南非军队从安哥拉领土撤退后已退入纳米比亚，这就留下了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进行其它侵略行动的机会。这就是何以安理会在审议这个重要问题时，必须要求南非不得使用纳米比亚国际领土对其邻近非洲国家进行挑衅或侵略行动。

必 尽管南非种族主义者坚持其顽固态度，但对我们来说，这个问题的基本重点就是人民反对压迫与剥削的斗争。南部非洲的人民正如该大陆上其他人民一样，有权获得自由和独立。背弃这项真理就是自甘堕入地狱，万劫不复。

所以，我要从我国外交部长在消灭种族歧视国际日那个时际致特别委员会主席的信函中摘引一段话来做为结论。泰奥斐尔·奥本加同志代表刚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马里安·恩古瓦比同志说：

“……最后，非洲人民的真正朋友们，时间已经到了，你们再不能满足于一只手写着热爱非洲的情诗，另一只手却同那些在全人类面前公然奉行着

从建立其自身世界中带来的，最卑鄙可耻的原则和方式的敌人们勾结一气，从事最邪恶的行动。 人人都应该站到胜利这一边来。”（ A/AC.115/L.430 第 11 页）

主席：下一位发言人是马里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坎特先生（马里）：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很高兴看到你主持非洲集团请求安全理事会举行的这些会议，审议种族隔离的拥护者武装侵略安哥拉人民共和国这个痛苦问题。确实，我们绝不怀疑你作为对我们大陆的解放有过坚决战斗贡献的一个国家和人民的尊贵代表，一定会以生气勃勃的贝宁革命的那种典型的坚定和诚实来主持这个重要的辩论。

我国代表团响应阁下的要求，乐意严守不离议程的项目。但是，我们保留在辩论的过程中有必要时再发言的权利。

我国代表团向你保证友好合作，确信安全理事会的这些会议的结论将不只满足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殉国者的期望，并且也满足非洲烈士的期望。

容许我在讨论我们面对的问题之前，向我们杰出的同事帕斯卡尔·卢武瓦卢所率领的安哥拉战斗人民代表团表示欢迎。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我们不能不欢迎。我们确信我们发表了世界各处争取自由、和平和进步的心声。

马里从来没有怀疑“人运”的胜利。马里政府顺应历史潮流，从一开始就支持那个民族解放运动，而且我们国家的元首，穆萨·特拉奥雷上校在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一日，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之后几个钟头以内就向他的兄弟和朋友阿戈什蒂纽·内图先生发了贺电，欢呼这件事并且表示祝贺。后来的事件发展在今天确证了这个立场的正确。

我们向所有牺牲生命使安哥拉重获独立的爱国志士表示最深的悼念。这些英雄并没有白白牺牲，因为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在它威望甚高的政党“人运”的朝气蓬勃的领导之下建立起来了。

虽然独立的非洲欢呼这个胜利，但不是泛泛的庆祝就了事的：我们是以沉重的责任感来接受它的。这就是为什么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和独立的非洲把这个胜利献

给从古以来所有为自由和正义的事业牺牲生命的烈士。那些英雄是每个大陆和每个种族的英雄。

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和独立的非洲也将这个胜利献给捍卫世界和平、自由和正义的联合国。最后，他们也将这个胜利慷慨地献给你们大家，不管你们的基本立场是什么。非洲并没有积怨，因为对我们来说，归根结底重要的不是来来去去的个人，而是创造历史的民族。我在大会辩论一九七三年柬埔寨局势时说过，我们每个国家都曾有过它自己的格劳伊斯、本·阿拉法特、吴廷艳、阮文绍、阮高奇、李承晚、朴正熙、萨文比和罗伯托·霍尔登。

即使围坐在这会议桌四周的我们对许多严重的问题意见各有分歧，我绝不怀疑我们所代表的各个国家的基本利益和我们各个民族的命运必须会合在一起。

历史为我们再一次提供了证明，最后决定权是属于正义，即是属于人民的。

今天那些为了我们情愿避免在这里去说它的理由，把赌注押在傀儡和特洛伊木马的人们，必须咽下苦汁和怨愤，客观估量局势，因为真正有危险的是国际和平和安全，我们存在的理由。

我们不能不承认，种族隔离的拥护者对安哥拉英勇人民所干的侵略勾当是有预谋的，是卑怯和野蛮的。是有预谋的，因为它已细心筹划了一段长时间；是卑怯的，因为它突如其来，不宣而战；是野蛮的，因为它大肆屠杀无辜百姓，在该国南部制造废墟和死亡。

没有什么迹象可以让我们预先看出这种罪恶，因为安哥拉与种族隔离的闭锁世界无共同边界，而且两国之间的局势也不紧张。我们当然只有回到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才能找到类似的罪行。

当安哥拉人民正在准备庆祝得来不易的独立时，沃斯特集团却从纳米比亚的国际领土积极组织武装远征队去打击它。攻击的计划已经拟出，比勒陀利亚的武装

部队只待在攻击日付诸执行。

一九七五年八月九日信号一发，重装备的远征军就不顾信义对安哥拉发动了侵略，沿途摧灭一切。比勒陀利亚政权，受到它同盟国沉默的鼓励，发布部分动员令，号令后备军人进入警戒状态，为的是“挡住共产主义的来路”，“挽救西方的基督教文明”，以及别的名堂。

无辜老百姓被屠杀了，桥梁和道路被破坏了，经济的基础结构被摧毁了，家畜被屠宰了，这是一个惨酷无情的战争。这些二十世纪的罪犯一心一意所要达到的目的就是散布恐怖，将英勇的安哥拉人民降作阴森可怕的种族隔离的奴役，为的是保存他们和同谋共犯萨拉查和卡埃塔诺法西斯政权在林波波河北边精心制造的“安全带”。其残酷的程度唯无耻足以匹配。

世界对这种罪恶不能再袖手旁观了。各处都发出了对这种罪恶侵略的谴责之声。沃斯特这一帮人被大家的责难所吓倒，也经不住安哥拉人民解放武装部队的困扰，因而打退堂鼓，在失土上布雷，掠光全国，实行一种焦土政策并且强拉身体强壮的居民出国。

他们盘据在安哥拉的最南端，开始了军事占领直到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七日。并且为了把这种侵略依照自己的方式合法化，白人政权在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向自己的国会提出一个不讲是非道义的邪恶法案，准它在南非边界之外进行军事活动。

这就是种族隔离的卑鄙政权在安哥拉危机时所干的事，违反了安理会理事国所代表的国际秩序。

它提出辩护自己的罪恶活动的假理由已遭到国际社会的否决。葡萄牙，虽然担当了与民族过渡政府一同统治安哥拉领土的责任，但却强烈谴责这次侵略，因而证明它的国家并没有与比勒陀利亚签署任何关于保护库内内水坝安全的协定。

即使有这种协定，在国际法之下它也不能证明侵略安哥拉有理，因为该工程是建在该国领土之内，是该国民族遗产之一。该工程的安全是该国人民，即是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一日自由选出的政府的专有责任。任何其他国家都不能，也不应代替它去保护这项民族遗产。

葡萄牙政府以该领土独立前管理国的地位不得不三次反对南非的侵略；第一次是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二日；第二次是一九七五年八月十八日；第三次是一九七五年九月三日。

事情是很明白的，证据是很显然的，告发是势不可挡的。今天早上葡萄牙代表又给我们提出了新证据，使比勒陀利亚更加罪不可逃。

根据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四日的第3314(XXIX)号决议及附件，种族隔离的拥护者犯了三项侵略罪，三种危害和平罪：第一是他们的武装部队侵入安哥拉的领土，关于这一点，我请理事国查看我引的决议附件第三条(a)。第二是利用纳米比亚国际领土侵略安哥拉——此处我请会员国查看第三条(e)；第三是对安哥拉南部的军事占领——在此我再一次请会员国查看第三条(a)。

这里应该记起附件第五条的文本，那一条是联合国组织的一条基本法，它说一方面：

“不得以任何性质的理由，不论是政治性、经济性、军事性或其他性质的理由，为侵略行为作辩护，”而另一方面，

“侵略战争是破坏国际和平的罪行。侵略行为引起国际责任。”

(大会第3314(XXIX)号决议，附件第五条第1段及第2段)

安理会面前的是一个著名的愤犯，一个叛徒——一言以蔽之，一个无可救药的罪犯。

安理会的责任现在更是重大了，因为自从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四日通过了这历史性的第3314(XXIX)号决议以来，它现在面对了头一桩有预谋的侵略行动；该

决议在我们十数年困难谈判之后终于达成结论，作出了上述定义。

世界的未来和平有赖于安理会的决定，因为它所作的判决将成为法律的一部分。

我国代表团在安全理事会前一系列的会议中已有机会说明马里政府对苏联、古巴革命政府和所有进步势力在民族解放斗争中给予人运以宝贵有效的援助的看法。因此，我不需重复。我提到它只是为了要指出老老实实将这种无论那一方面都是道德的国际责任和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对安哥拉的罪恶侵略画一等号是不可能的。在欧洲谴责一九三九到一九四五年希特勒法西斯主义和它的合作者所犯的罪行，却在一九七六年赞同种族隔离的拥护者所犯的罪行，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两者都是同一个动机生出的同一种罪恶。我们欧洲的朋友定会小心谨慎，不要陷入这种矛盾。

这种罪行，不管是在什么地方干的，也不管受害者的肤色如何，必须认定是罪犯者受到应得的惩罚。

我们正在审议的案件中，沃斯特政权有罪是很明显的。此外，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的档案已有了太多的证据。因此必须强烈谴责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当局：第一，不宣而战，武装侵略安哥拉，第二，武力占领该国，第三，利用纳米比亚国际领土作基地侵略安哥拉。

除此之外，还必须判定种族主义政权赔偿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在物质和精神上所遭受的损害并附加利息。

所有被它强迫离去本国的安哥拉人必须遣还，其中包括在它撤出纳米比亚边境时被它从库内内水坝工地拉去同行的100个工人。

任何其他的决定都会损害联合国的威信，同时会破坏它三十多年来为人类的生存而努力建立的尚且脆弱的和平结构。

比勒陀利亚的种族主义政权还没有放弃它扩张的企图。它不是刚教唆它所炮

制的另一作品，所谓纳米比亚立宪会议，以一个“决议”委托它保卫国际托管制度之下的该领土的边疆？

安理会的裁决应可当作防霸权于未然以及泄潜在侵略者之气的范例。 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七日南非军队从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撤退不能当作一个减罪的因素而使种族主义的沃斯特政权占便宜。 该政权在安哥拉所犯的罪行也不能借此一笔勾销。

一九七六年一月三十日我在安理会上说过，少数政权在罗得西亚、纳米比亚和南非篡夺了权力，由于它们的扩张主义幻想，种族对抗的威胁正严重地笼罩着南部非洲。 因此，本案关系十分重大。

我国代表团不怀疑安理会在辩论终结时采取的决定定会反映国际社会的期望，也会阻止战争贩子使其不敢为害和平。 所以我们信任安理会的智慧，安理会对国际责任的敏锐认识，以及更重要的安理会对联合国会员国和会员国政府通过联合国宪章已庄严承担使其“免……遭……战祸”的后世的责任。

我在结束之前不能不以我国代表团的名义感谢联合国秘书长在他微妙的职权限度之内始终不懈地努力去逼使沃斯特侵略部队无条件地撤出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领土。

主席：我请几内亚比绍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费尔南德斯先生（几内亚比绍）：阁下，在你主席任内，我很感荣幸能在安理会上发言。 你在即将结束的本月内卓越地履行了你的责任。 对错综复杂的问题，你都表现了熟练的技巧和领导的能力。 我借这个机会向你祝贺和致谢。

假如你容许我，我想要向美国大使，安理会一个常任理事国的新任代表到安理会和联合国来表示欢迎。 我祝他在任期间愉快，并且我希望他同世界其他部分，

特别是第三世界天天接触，将会在联合国的多数会员国和他的国家之间促成更佳了解 and 较友善的气氛。

也请容许我对老友，安哥拉的老战士，帕斯卡尔·卢武瓦卢先生到安理会来，表示欢迎。他现在是安哥拉政府的无任所大使。我们确信安哥拉必将成为明日非洲的光荣；它的许多优秀儿女流了血，浇灌丰富了它；为了我们大陆的尊严牺牲了生命的人的理想必将在这个国家实现。

我们要求参加这个辩论，因为安哥拉与我们很亲近，我们不得不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载在记录上。我们与安哥拉的联系，特别是与人运的联系，并不是最近才开始的。我们的联系溯源于20多年前，甚至人运还没有创立的时候。事实上我国故领导人阿米尔卡·卡布拉尔自己就是人运的创始人之一。假如我们不把安哥拉的事业当作我们自己的事业，我们的党，我们的政府就是忽视了卡布拉尔的教训。不管后果如何，不管我们要支付的代价多高，我国政府都要坚定地与安哥拉人民站在一起。对我们来说，安哥拉的问题跨越了安哥拉的国界，因为对我们来说，安哥拉是非洲自身的事业。

主席先生，因为你和非洲集团的主席都要求发言人限定在议程的项目之内发言，我愿听从你的要求，因为我完全了解这种要求背后的理由。但是，假如容许我的话，我将简明扼要地作一些一般性的评论。

首先，我们素来承认并将永远承认人运是真正代表安哥拉全体人民利益的唯一的运动和唯一的党。我们自始就不可能支持解阵，因为它与外国情报机关的来往是我们很清楚的；我们也不可能承认安盟，他的领导人萨文比是葡萄牙秘密警察，著名的“葡萄牙政治警察”移植到安哥拉来，唯一的目的是要消灭人运，延迟甚至阻止安哥拉人民的愿望的充分实现。安盟与卡埃塔诺政权紧密勾结，甚至当萨文比生病时，把他运到葡萄牙的野战医院治疗，再送回乡间毫不放松地继续他摧毁人运的企图。这些事实今天都可由任何一位葡萄牙高级人员得到证实，我不愿提名

道姓的唯一理由是它与目前的讨论无关；否则，我可以向安理会提供葡萄牙领导圈子里高官的姓名，他们很容易就可以证实这些事实。

我想强调，在安理会着重说出的另一点就是我国政府不把在安哥拉的古巴军队当作雇佣军；我们也不把苏联提供武器的物质援助列入“冒险主义”一类。这样做的话就等于否定社会主义国家支持和参加非洲解放斗争的长久历史。非洲统一组织本身多年来通过了许多决议，赞扬这种国际团结。我国政府深信——它在许多场合也讲过——没有社会主义国家里我们的朋友们的支持，我们自己的解放确实就会需要许多年。事实上，关于支援安哥拉人民争取独立的正义斗争这个问题，我们唯一的遗憾是几内亚比绍太小太穷。不然的话，我可以向各位保证假如我们有更庞大的人口、更丰富的资源，只要古巴在安哥拉出一个兵，几内亚比绍就一定会出两个兵。

去年十月，当安哥拉受了500年的屈辱之后不到一个月就要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时候，以恶毒不人道的种族隔离制度剥削自己人民的南非政府对安哥拉发动了侵略，来势汹汹，枉费心机地要想阻挡安哥拉人民达成民族独立。这个来自布尔人政府的侵略行动明白显示出比勒陀利亚政府之鄙视、不尊重、不顾非洲人；因为他们相信白人优秀，就认为数千白人军队在150辆坦克支持之下勾结非洲叛徒和一小撮雇佣军，就足够屈服全体安哥拉人民。我们希望，为了世界这一部分的和平与种族和睦，南非人在安哥拉学到了一个教训。

上个星期，比勒陀利亚通知秘书长，南非军队已撤出安哥拉。我国政府认为整个的问题不能缩成只是从库内内区撤出就算了事。在南非进入安哥拉的短期间内，它的军队对安哥拉运输系统造成了重大损害，破坏桥梁、道路、铁路干线，甚至还没收了小飞机和渔船。安理会应着手处理赔偿安哥拉人民由于他们主权国家受侵略而遭受到的物质损失的问题。

南非政府要求安哥拉政府保证座落于安哥拉的库内内河水力发电计划必受保护，

而且从这综合企业所抽出来的水除照原定计划为纳米比亚提供灌溉和能源之外，不得移作其他用途。问题就来了：在侵略安哥拉造成无数安哥拉人死亡，搬走属于安哥拉人民的财产之后，在拒绝遵守本组织要求南非撤出纳米比亚的无数决议之后，在扩张其可恶的种族隔离制度到非法占领的领土之后，在公然反抗国际舆论之后，南非还要什么样的保证呢？什么样的保证应该给予一个从它无管辖权的领土去侵略另一国的国家呢？

南非违反委任统治，非法占领纳米比亚。联合国是纳米比亚领土的法定管理者，并且在纳米比亚成自由独立的主权国之前，关于库内内水坝的用水用电的谈判或保证条款，如有必要，应由纳米比亚理事会和安哥拉政府去进行。南非在这件事上无论是法律上或道义上都没有发言权，它因这次赤裸裸的侵略甚至丧失了它的经济权利。

我国政府主张安理会应通过一项有力的决议，其中包括下列四个主要部分。第一，应该谴责南非进入一个主权国，进行侵略行动；第二，应该谴责南非利用纳米比亚国际领土进行这个侵略；第三，安理会应该要求南非赔偿因它在安哥拉的战争和侵略行动而造成的损失；最后，所有非法从安哥拉搬走的财产应该立即归还安哥拉。

最后，让我再一次说明我们衷心希望安哥拉是对南非的一个教训。假如南非不能在安哥拉把人民的志向和意愿踩在脚下，它就不能在津巴布韦或纳米比亚，当然更不能在南非本国这样做。

主席：发言人名单上的下一位是莫桑比克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洛博先生（莫桑比克）：主席先生，首先我要祝贺你在主持崇高的安理会期间的卓越表现和杰出的成就。在你的指导下，本月份的安全理事会曾经处理了一些重要的问题；有鉴于此，这一任期确实具有很大的历史意义，我国代表团有各种理由相信，这一任期将成为本国际组织的历史中最辉煌的一页，同时，非洲在未来许多年都会时时刻刻怀着十分自豪的心情来回忆这一任期。

两个星期前，我国外交部长阿尔贝托·若阿金·希萨诺同志，曾有机会在现在的这间会议厅里，以我国人民和政府的名义，主席先生，向贝宁—贵国人民、贵国政府，以及贵国人民在莫桑比克、安哥拉、几内亚比绍、佛得角、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族斗争的漫长而艰苦的岁月里所采取的进步立场，表示我们莫桑比克人民的崇高敬意。今天我只能再让你知道我们内心的诚挚谢意。

我还要向那些曾经对我国人民的自由和福利，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作出了贡献的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表示同样的谢意。

我要向我们来自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各位兄弟表示祝贺之意，因为这是他们第一次被邀参加安全理事会的辩论。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通过卢武瓦卢大使向英勇的安哥拉人民致敬，因为他们在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总统兼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安哥拉民解）主席安哥什蒂纽·内图同志的领导下，赢得了独立。莫桑比克人民为胜利的安哥拉人民欢呼，我们同他们通过对葡萄牙的殖民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所进行的多年的抵抗和共同斗争的艰苦岁月而联系在一起。

长期以来，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一直在南部非洲和整个国际社会做了许多种不负责任的劣迹败行。本组织各会员国都知道，南非一直有步骤地和顽强地蔑视联合国的各项决议。南非是现在世界上，在令人唾弃的残酷种族隔离政策下，不仅提倡、鼓励，而且还公开推行种族主义的主要国家。南非这个国家，坚持非法占领纳米比亚领土，完全不顾世界舆论，彻底蔑视非洲统一组织和联合国这些国际组织

和机构所通过的一切决议。

在非洲，南非共和国曾经多次为国际帝国主义充当实际的警察。南非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侵略，就是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的这种任务的反映。这次南非假借保护库内内综合水电站以及鲁瓦卡纳和卡卢奎抽水站的名义，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进行赤裸裸的侵略。

然而，不久前在另一座位于卡布拉巴萨的水坝的引诱之下，同一支比勒陀利亚政权的部队还占领了莫桑比克西北的太特省的部分地区。南非政权派遣了一些精锐部队前往奇奥科，还派遣了几个连队前往位于赞比西河沿岸的奇科阿、马格桥和左姆波。单是这种态度，就足以显示比勒陀利亚政权对世界那个地区的国家，是变得多么越来越危险了。

长期以来，南非甚至一直对不同它接邻的国家构成威胁，比如安哥拉的情形就是这样的。同南非具有共同疆界的那些国家，则生活在种族主义政权的经常恐怖气氛之中。最后，在南非魔掌下讨生活的人民，不论住在纳米比亚或住在阿札尼亚，都变成了压迫和歧视的受害人。十分明显，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对该区域的所有邻国都构成危险的威胁。

南非自己的这种态度，显示了它根本不了解什么叫做睦邻关系，只知道主与奴、剥削者与被剥削者和上与下的关系。

尽管如此，我国代表团仍旧要用莫桑比克共和国总统兼莫桑比克解放阵线主席萨莫拉·莫伊塞斯·马谢尔同志的话，重申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对安哥拉兄弟人民的支持，这些话就是他最近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关于安哥拉问题的非洲统一组织特别会议上所发表的闭幕词，当时他说：

“我们是非洲人，是正在受到攻击的非洲人，是为了捍卫非洲的尊严决不在恐吓之下屈服的非洲人。……因此，我们同安哥拉人民站在一起，因为他们不断以鲜血重申自己的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权利，重申他们有权在不受任何干涉下选择自己的盟国以及符合自己利益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

我们同安哥拉人民站在一起，因为他们手里拿着武器，重申他们有权支持纳米比亚的斗争和南部非洲的解放斗争。在各种情况下我们都同他们站在一起。我们的这种权利是用鲜血换来的。

我们绝对同安哥拉人民站在一起，绝对支持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因为它捍卫自己不沦为一个新的班图斯坦的权利。”

这仍旧是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对南非侵略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问题所采的立场，只要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拒绝改变它对国际舆论的态度和狂傲的气焰，只要南非政权坚持维持它的侵略、占领、镇压和歧视的政策，我们将继续维持这种立场。

我们希望安理会将强烈谴责南非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侵略，并希望这种谴责会使南非在将来尊重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和所有其他非洲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

金泽正雄先生（日本）：首先我要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代表，帕斯卡尔·卢武瓦卢大使，参加审议我们当前的问题，向他表示我国代表团的热烈欢迎之意。

我国代表团对安哥拉最近的事态发展，特别是自葡萄牙当局撤退以来所发生的武装斗争，深为关切。我们希望看到迅速建立一个安哥拉的全国性政府，以统一及民族和协为基础，代表所有解放运动，并且遵守阿沃尔协议。象在以前其他葡萄牙在非洲的殖民地所发生的情况一样，将政权由葡萄牙和平地移交给安哥拉人民和按部就班逐步达成独立，的确是安哥拉和世界其他地区所有人民的希望。

然而，我们觉得遗憾的是，在独立之前不久和在独立之后的几个月，安哥拉变成了大规模战斗的战场，牺牲了许多无辜的安哥拉人生命。经过几个月悲惨的兄弟间的你砍我杀之后，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安戈什蒂纽·内图总统的领导下，实际上有效地控制了全国，并且赢得了大部分国际社会承认其为安哥拉唯一的合法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各国必须尊重这个新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我们深信，安哥拉人民不久将会彻底恢复全国的统一和民族和协，巩固其独立和主权，

不再受外来的干涉，从而可以重建和发展这个饱受战火摧残但具有巨大潜力的国家。

日本代表团认为，南非部队干涉安哥拉，破坏安哥拉的独立和主权的行爲，不论用什么理由都无法自圆其说。因此，不论南非政府提出什么理由，我们都反对南非人干涉安哥拉，都认为他们应当立即和无条件地撤走。

关于这一点，我们注意到安哥拉代表在他向安理会所作的发言中，曾经提出保证说，他的政府决无意断绝供应纳米比亚人所需要的水、电，并且准备在适当的时候同纳米比亚人民讨论关于使用库内内水库供应的水、电的问题。

我国代表团也注意到S/12024号文件内的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五日南非常驻代表给秘书长的信，他在信上说，南非在通过秘书长从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得到了必要的澄清之后，已经决定在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七日以前把部队从安哥拉撤走。

后来，南非宣布已经在三月二十七日以前把部队从安哥拉撤走了，三月二十八日南非常驻代表给秘书长的信中（S/12026）证实了这点。

这一行动使我们松了一口气，但是，同时我们还要重申，我们认为南非部队的撤出，不应该附有任何条件。我们促请南非按照《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尊重和将来不破坏安哥拉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

至于安哥拉代表请求归还南非部队从安哥拉带走的财产以及充分赔偿对安哥拉人民和安哥拉的经济所造成的损害，我们同情人民共和国的这项要求。我们希望这个问题能够以一种使有关各方都感到满意的方式和按照国际法的规定来加以解决。

现在南非部队既然已经从安哥拉撤走了，安理会已经达成了召开这次会议的主要目标。因此，我们促请安理会采取将在安理会中赢得广泛支持的一种既现实又具建设性的途径。

由于安理会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要审议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控诉南非对安哥拉的“侵略行径”，我打算只谈谈这个问题，不对在安理会的辩论期间所提出的其他方面发表意见。现在我只想说，我们认为所有非洲国家都应该捍卫它们的独立

和主权，并且在不受外来的干涉下解决它们的内政问题和建造一个和平、自由和进步的非洲大陆。

杰克逊先生（圭亚那）：上两个星期内，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作为安理会的正式文件分发了不下四封关于南非部队驻在独立的安哥拉国境内的信。最近的一封载于S/12026号文件内，信上说：

“... 证实南非部队已于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七日从安哥拉撤出。”

因此，根据南非自己在这些文件中提供给安理会的证据，南非部队从一九七五年八月九日至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七日驻在安哥拉。这是事实的简单说明，可是，更仔细地检查南非种族主义者在这里分发的一些文件，将会发现他们轻视国际社会，蓄意欺骗以蒙蔽国际社会。

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一日，沃斯特以一种维护不容剥夺的的权利的姿态发表声明说，南非部队占领了安哥拉境内的卡卢奎水坝工地，所持的理由是“法律和秩序的彻底破坏”，以及唯一的“目的在保护工人的生命和维护设施”。他说于一九七五年八月九日进驻工地，接着又说，“我们继续留在那里，绝对别无其他用心。”这是他在一九七六年三月十四日接受英国一家报纸，《星期日电讯报》，的访问时所发表的声明。这是不是南非唯一的一次破坏安哥拉的领土完整呢？该法西斯政权的部队是否从一九七五年八月九日至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七日一直在卡卢奎水坝工地附近赖着未走呢？关于后面这个问题，沃斯特出奇地沉默，不仅对国际社会没有交待，而且对他自己的种族主义的选民们也没有交待。不过，昨天沃斯特的代表曾在这里想填补这段空白，可是所用的方式既不合逻辑，也与事实不符。

的确，国际新闻界有一部分对于某些国家内部事态发展的分析常常并不可靠。最近有些报道，一味存心放毒，可鄙至极，确曾使我国受害。不过，我敢指出，基于不必在这里说的一些理由，这个发动了一次大规模宣传运动以歪曲事实的南非政权，在那部分的国际新闻界不是没有同路人。现在我要花一部分时间来谈谈这种新闻界。

仔细阅读关于南非干涉安哥拉的新闻报道之后，可以发现下列两个要点：第一，一九七五年八月间，部队人数开始时约为 30 名，十一月间即安哥拉独立的时候，南非将之增至 1,500 名左右，到了十二月中，增至 5,000 名左右；第二，尽管沃斯特想要制造一种假象，不容争辩的事实是，他那装备了现代化精良武器的部队——有一些被俘了——深入安哥拉国境，向罗安达挺进。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新闻稿一再证实了这些报道。我们应当指出，由新闻报道看来，那个种族主义少数政权的发言人关于南非部队在安哥拉的作战行动的声明，是随着时间而逐步改变的。一九七五年九月，那个叫做国防部长的博萨声称，南非部队开进了纳米比亚，以保护库内内河上的抽水站。一个月以后，即十月间，据说为了实行“紧追”的政策，部队数次突袭，袭击了西南非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的一些基地。十一月，种族主义者开始谈到“边境作战地区”。十二月，将交战地带委婉地称为“第一军事地区”或“行动地区”。一九七五年年底，博萨，即所谓的部长，深感失败在即，于是向他的种族主义同伙保证说，南非将不会战至“最后一兵一卒”。

关于比勒陀利亚政权惯常使用的蓄意欺骗的伎俩，我只需提请注意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一日沃斯特所说的葡萄牙政府于一九七五年八月请求南非继续采取其所谓的“保护性措施”的这句话就够了，葡萄牙政府对此曾断然否认。

从种族主义者于去年八月开始用兵时起，当时安哥拉的管理国葡萄牙就对南非部队侵犯安哥拉领土的行径提出了强烈抗议。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安哥拉人民在安哥拉民解的有力领导下宣布独立时，曾谴责南非的军事干涉。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二日，不结盟国家协调委员会曾根据人人熟知的不结盟国家关于南非侵略阴谋的立场，发布声明，强烈谴责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对安哥拉的明目张胆的侵略行径。今年二月，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部长理事会也曾强烈谴责南非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从事赤裸裸的侵略和占领其一部分的领土。此外，在这一片谴责声中还必须包括一切其他进步力量的谴责声音，如充满战斗精神的反种族隔离运动、泛非主义者运动，以及全世界爱好自由和反对侵略、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这一切正

是比勒陀利亚法西斯主义政权的特征——的各国人民。

南非对安哥拉进行了种种赤裸裸的侵略行径，这是一清二楚的。对于南非的侵略行径，非洲各兄弟国家和各兄弟人民极为关切，他们已表示决心，决不因和这主要的现实不相关的各种考虑而有改变；对于南非的侵略行径，许多人——其中不少是受祖先和历史的因素影响的——对非洲人民的痛苦也有切身的同感；对于南非的侵略行径，各进步力量都坚定不移地支持非洲被压迫人民英勇不屈地努力去争取那些终必来临的胜利果实：自由和独立。

但是，南非对安哥拉的侵略只不过是靠侵略和支配别人来维持自己的生存，这个战略的最新表现而已，以种族隔离为基础的白人种族主义就是环绕着这个核心建立起来的。白种人在南非的经济繁荣也是环绕着这个核心建立起来的，这种经济繁荣的前提就是奴工和廉价劳工。

大家都知道，坦桑尼亚代表，我的兄弟，萨利姆·萨利姆大使，曾于三月十二日提醒我们说，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天天在侵略那块不幸领土上的黑人。萨利姆大使还提醒我们说，那个种族主义政权也曾侵略过赞比亚；那个政权的部队曾同葡萄牙的殖民主义者狼狈为奸，一道压迫莫桑比克人民；比勒陀利亚政权又同索尔兹伯里的种族主义者勾结，践踏津巴布韦人民的正当愿望。

我国代表团看透了南非政权的侵略意图。南非的生存战略的最高发展是一度寄望于以里斯本——索尔兹伯里——比勒陀利亚轴心为基础而建立一道风雨不透的封锁线。后来轴心动摇了，这种战略进入了第二个阶段；这道防线对南非具有深远的政治和经济重要性，卡卢奎水坝则是这道防线上的一点。等到这道防线也崩溃了，也就是决战开始的时候，因为不容置疑的事实是，比勒陀利亚政权是非洲大陆上的害群之马。

如果有人密切注意最近南非对安哥拉的侵略，有一方面可能会产生特别重大的，甚至超出非洲大陆范围以外的影响。我是指沃斯特为了要替他的出兵安哥拉辩护

所发出的一些奇谈怪论：保护别人国境内的设施和因为别人国境内法律与秩序荡然。作为联合国的一个重要机构，我们能不能让这种陈旧过时的观念披上任何正当合法的外衣呢？圭亚那断然拒绝南非的这种论点。任何一个国家，不论是不是邻国，都不具有这种权利，安理会应该让南非种族主义者清清楚楚地知道安理会对于这个问题的立场。

关于南非对安哥拉的侵略，还有许多其他方面值得我们发表意见。不过，我国代表团只想谈谈下列两点：第一是关于南非利用它非法占领的纳米比亚国际领土的问题；第二是比勒陀利亚政权竟狂妄到寻求保证，以作为其部队撤出所占领的部分安哥拉领土的先决条件。

在以后几个月中，我们将有机会审查非法的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在纳米比亚的种种活动。南非在一块联合国负有法律上的责任的领土内明目张胆地胡作非为，以便对毗邻的安哥拉发动大规模的侵略。关于南非这种胡作非为在现阶段只要讲两件事就够了。安理会应该率直地谴责这种侵略行径，等到我们开会专门审议纳米比亚问题时，我国代表团的立场将会考虑到南非最近为了侵略的目的而利用纳米比亚领土的这种不可宽恕的行径。

保证这件事，实质上同纳米比亚问题分不开。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是一个只承认白种居民权利的政权，一个蔑视世界舆论和绝大多数纳米比亚人民的意见，违背本组织各项决议的政权，这样的政权竟想就它自称丝毫不为私利打算的财产和它所蔑视的人民谋取种种保证，更不用说它要求这种保证了，这种行径若非荒唐可笑，也的确够矛盾的了。这种行径岂非匪夷所思么？

这次的辩论是于三月二十六日星期五在一种严肃认真的气氛中开始的，当时安哥拉人民共和国代表卢武瓦卢先生阁下毫无夸张地描述了当安哥拉人民快要看到恢复自由的曙光的时候，南非蓄意进行残酷侵略对安哥拉爱国人民的种种影响。他还生动地描述了那些种族主义者的入侵部队在安哥拉造成的破坏和混乱情况。

圭亚那向安哥拉人民的胜利斗争致敬，在他们寻求巩固和保卫这种斗争的成果

的时候，圭亚那将继续支持他们。 历史把我们两国人民牢牢地联系在一起。

就我们在圭亚那一甚至在美洲——的许多人来说，安哥拉是一条漫长而痛苦的旅程的起点。 奴役、卖身契约和殖民掠夺所造成的共同的苦难历史，在我们的人民之间建立了相互同情与了解的坚强联系，不仅如此，为谋求我们人民的充分发展所不断进行的斗争，也加强了这种联系。

当安哥拉在本组织取得合法地位的时候，我们展望更加强我们的共同努力。

博伊德先生（巴拿马）：我仅以巴拿马代表团的名义，热烈欢迎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帕斯卡尔·卢武瓦卢大使，他的出席使我们感到光荣。我希望巴拿马很快就能参加巴西、古巴、圭亚那、牙买加、墨西哥和秘鲁这些拉丁美洲国家的行列，承认安哥拉人民共和国为一个自由、独立和主权的国家。我们也希望很快就可以看到安哥拉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个联合国的正式会员国，出席为它保留的席位，从而完成为非洲这个伟大民族的进步和福利展开新的前景的历史性大事。

一九七二年二月，当安全理事会在非洲开会的时候，我曾经荣幸地作了下列发言：

“我国代表团要指出，它将投票赞成〔第 S/10607/Rev. 1 号文件所载的决议草案〕，因为它的内容旨在支持非洲葡萄牙殖民地的独立运动。巴拿马明确而果断地声明：它同情在葡萄牙殖民地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几内亚（比绍）内为独立而战的爱国者。我国政府不赞成葡萄牙在其控制的殖民领土内进行的政策，我国政府曾在各个场合表示赞成给予这些人民自决和自由。”

（第1639次会议，英文本第72页）

我现在要谈到我们议程上的项目：南非侵略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问题；并谈谈巴拿马支持非洲统一组织的成员们所表示的希望：我们应该拟定一项可以获得一致通过的建设性的决议草案。巴拿马和安全理事会内的不结盟国家及其他理事国一道，分发了第 S/12030 号文件内的决议草案，其执行部分将明确表示：第一，谴责南非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侵略；第二，要求南非尊重安哥拉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第三，要求南非停止利用纳米比亚领土发动任何对安哥拉的新的侵略；第四，要求南非赔偿它对安哥拉的侵略所造成的损害。

安全理事会在三月份开了两次会议来审议对莫桑比克和安哥拉的侵略行径，并非事出偶然，因为这两个独立的非洲国家受到南罗得西亚和南非的种族主义的少数政权的攻击，这两个少数政权想以任何代价以维持该地区的现状。

南非之所以在安哥拉进行干涉，因为它有意把恶毒的种族隔离政策伸展至南部非洲的这一地区，它没有成功，因为遭到了伟大的民族主义力量的反抗。索尔兹伯里和比勒陀利亚的政权近日受到了明确的教训，就是它们死抱不放的种族歧视政策，已经快到寿终正寝的时候了。

虽然南非宣布已从安哥拉撤出它的部队，但我们要正式表示，我们认为它当初以保护库内内河的卡卢奎水坝为进入该地的侵略行为的借口，是站不住脚的。我国代表团认为，关于该水坝所导致的利益的问题，归根到底，应该在纳米比亚摆脱南非的桎梏后，再由纳米比亚和安哥拉谈判解决。

因此，安全理事会应该明确的要求，南非不但应该撤出安哥拉，同时也要撤出纳米比亚，这是极为重要的，这样纳米比亚才可以行使它自决与独立的权利。

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独立，给南部非洲的殖民主义者带来的挫败，鼓舞了仍然被压迫的人民为确保自己的领土完整受到尊重而进行的斗争。

虽然我们的非洲朋友曾要求我们在讨论目前的具体项目时不要离题——即南非侵略安哥拉的问题——但我们已看到中国、古巴、苏联、尼日利亚和其它国家都对安哥拉的一般局势表示了意见。因此，巴拿马代表团将在不作详尽的历史回顾的情况下，表示一些它认为是对自己和拉丁美洲有关的意见。

当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一日——葡萄牙所决定的安哥拉独立的那一日——逐渐接近的时候，安哥拉解放战争便转为一场国际性的冲突：美国指责苏联和古巴的干涉行动，而西方的宣传则索性表示这实际上是一场共产主义和反共产主义力量的斗争。但是美国自一九七五年十二月起，便和另外两个前葡萄牙殖民地，莫桑比克和几内亚（比绍），有了外交关系，而这两国的解放运动所举行的社会主义政策，和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人运）是类似的。事实上，这些葡萄牙殖民地的人民的解放运动，在过去十年多都曾受到援助：大部分来自社会主义国家，而来自美国的援助则很少或甚至没有。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六日，美国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得悉，该国通过中央情报局已经给予安哥拉价值\$ 25 百万美元的武器，并预备再捐助 25 百万美元给其它和人运争夺势力的派系。在较低程度上，大家都知道当时在安哥拉活动的还有中国的指导员、英国的雇佣军、非洲和其它国籍的志愿人员。

美国舆论和国会都反对美国在安哥拉展开一场反共战争，一场代价可能比越南更高的战争。

多亏了人运的烈士所作的牺牲、它的众多支持者的努力，加上苏联和来自古巴的国际主义战士的及时援助，人运取得了胜利。

安哥拉已经被非洲统一组织接受为成员，这场独立战争引起的非洲国家之间的争吵，显然已被遗忘。

非洲大陆在反对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方面的团结是健全的，而且比任何政治上的意识形态或经济发展问题的分歧更为强而有力。

在我们这个时代，一切的战争和革命都对全世界有影响。据苏联人的看法，安哥拉的解放运动并非与世界缓和互相矛盾。福特总统对此甚为失望，甚至要求他的支持者在谈到美国对另一个超级大国的外交政策时，不要再使用“缓和”这个字眼。

自从苏联和古巴对安哥拉进行干涉以来，美国就害怕这些部队可能也干涉罗得西亚和纳米比亚。西南部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的执行秘书曾向伦敦的泰晤士报声明：由于“古巴人已准备协助我们解放纳米比亚的斗争”，西南非民组的执行委员会将会适当地作出决定，是否邀请在安哥拉的古巴部队参加他们在纳米比亚的武装斗争。他继续又说：“现在古巴人已经和我们合作，提供协助、训练和其它的援助”。

近日来，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发动了一项警告古巴和苏联的运动，就是美国不会接受这些共产国家对非洲的进一步军事干涉。虽然美国国会的议员们已经表

示他们不愿意让美国因为古巴可能干涉罗得西亚而走上与古巴对抗之途，但基辛格先生却以相当好战的威胁坚持这样做。

事实上，由于美国将于今年十一月举行总统选举，因此著名的缓和问题便成为政治辩论上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而现政府的官员则多方表示最近在莫斯科和赫尔辛基为减轻美苏两国之间紧张局势和改善两国关系而缔结的协定，绝不意味着美国愿意向苏联低头。

古巴战士在安哥拉取得辉煌胜利以后，可能觉得自己成了不结盟国家可能派遣到存有不正义的现象的和需要它们援助的第三世界任何地区去的军队的急先锋。

但就我们的情形而言，应该阐明的是：巴拿马进行的民族解放过程与安哥拉有别。正如托里霍斯将军所说：

“我们有治理自己伤痛的特别止痛药”。

绝大多数的拉丁美洲国家都尊重不干涉的原则，如经一九六七年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议定书所修正的美洲国家组织宪章第十八条的规定如下：

“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都无权为了任何理由，直接或间接地干涉任何其它国家的内政或外政。上述原则不但禁止以武装力量，也禁止以任何其它形式对一个国家的个人或其政治、经济和文化进行干涉或威胁。”

我们认为，委内瑞拉总统卡洛斯·安德里斯·佩里斯在其政府成立两周年紀念时，对委内瑞拉共和国的国会的讲话足以解释美洲大陆上大多数人的感受，他说：

“我必须再次重申，我们绝对反对对我们这个半球任何国家的干涉，不但是对这个地区的内部问题，也包括对大陆以外的争端在内。非洲、亚洲、美洲、欧洲或世界上任何其它地方的国家都有权在不受任何干涉的情况下，以明白自主的态度作出自己的内部决定。”

巴拿马政府充分地注意到大众传播媒介的推测，就是说古巴可能继安哥拉后，干涉巴拿马的事务。

上星期天，迪克·克拉克参议员——爱荷华州民主党党员和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委员——在接受访问时，被问及以后苏联—古巴的干涉行动，以及美国会容忍到什么程度时，他作了如下答复：

“我想你可以在另一个层次上划上界线，我们在那个层次上可以成功；我认为就当前纳米比亚或罗得西亚的情形而言，我们不可能成功。

“我可以这样说，如果苏联的飞机在这个半球接送古巴军队的话，那么我认为我们当然应该采取行动来加以对付，假设根据我们对局势的看法，将发生不正义的话。”

上星期，美国的参谋总长参加了国家安全会议讨论“可能对古巴采取的行动”问题的一次会议。纽约时报在一篇社论中指出，如果美国意图强行封锁古巴，很多拉丁美洲国家都不会予以支持。最后，这篇社论指出：

“如果菲德尔·卡斯特罗已开始在这个半球再次输出他的革命，一如该政府的一位发言人最近所暗示的话，所有美洲国家都有理由感到关注，因为在里奥热内卢条约里已经对这个问题有了规定。显然古巴政权可以在某些地方有机会利用一些加勒比国家的动荡和贫穷而这样做，不过美国在此地区采取较为积极的政策可以消灭卡斯特罗先生的希望。”

美国的一些宣传媒介曾经这样说：

“苏联—古巴的干涉行动在安哥拉所树立的先例，为在加勒比地区，从波多黎各到巴拿马和委内瑞拉进行类似的冒险行动铺平了道路。”

我宣布，巴拿马在其国际关系上，将不会使用威胁和武力来侵犯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因此，它在属于巴拿马内政管辖权的问题上，决不接受美国、古巴或任何其它国家的干涉。

在联合国内，除了组成拉丁美洲集团的国家外，第三世界的国家和其它国家都支持巴拿马的事业，这项事业要求美国承认我们对自己的领土，包括所谓巴拿马运

河区在内拥有实际主权。

在非洲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情的真相是：那些殖民主义国家，长期以来很自私地剥夺了大多数被压迫人民的基本权利，后者在绝望与无能为力之余，被迫接受任何形式的援助——来自哈瓦那或其它国家的援助——他们的目标是为了取得自由、独立、主权和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利。

在过去十一年多以来，巴拿马一直与美国就一项结束所谓巴拿马运河区这块殖民飞地的条约而进行谈判。这块地方把我们的领土分裂为两部分，并且构成一种违反联合国宪章的殖民地情况。目前，这些谈判中最难解决的问题就是让北美军队继续占领我国土地的时限问题。巴拿马愿意接受一个合理的时限，以不超过公元2000年为限。关于这个特别的问题，美国国会、国防部和现任美国政府至今未能提出一项我国认为可以接受的提议。

如何解决巴拿马运河问题是美国今天在拉丁美洲面对的最严重和最具煽动性的冲突点。及早找出一个解决办法乃是明智之举，而不应该在此推测如果不能作出令人满意的安排的话，我国可能发生什么事情。

希望美国不会忘记在安哥拉所得的教训，在所有的殖民主义力量的对抗下，安哥拉还是取得了完全的独立。

萨利姆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在前面的许多代表理事国的和非理事国的，已经以有力而雄辩的发言，支持我们的安哥拉兄弟对抗南非的侵略的正义斗争，我在这个时候来讲话，显然是困难的。尤其是在我的非洲兄弟代表已经有力地强调了非洲对这个问题的立场之后，就更难了。强调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是非洲的控诉，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整个自由非洲希望安理会在南非种族主义者长期以来公然威胁非洲的自由和尊严的罪行面前，勇敢地负起它的责任。

关于侵略安哥拉这件事，必须正确的看待。它并不完全是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的孤立行动。南非在安哥拉的行动同该政权对内实行压迫和镇压、对外实行扩张主义的政策，无论在步骤或手段上，都是一脉相承的。因此，在向安全理事会提出这项控诉时，非洲国家并不单单是因为与安哥拉这个新会员国团结一致才采取的行动。也不单单是因为根据非洲统一组织的宪章我们必须维护非洲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独立才这样作的。也不单单是因为非洲统一组织的宪章规定成员国必须为消除非洲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而战斗才这样作。这三个因素都是很重要的。它们都与安哥拉为对抗比勒陀利亚的冒险分子而进行的斗争有关。但是它们并不是全部的因素。同样重要的是，非洲所以密切注意南非公然侵犯安哥拉的领土完整、独立和主权，是基于一种集体认识，实际的经验更增强了这种认识，认识到南非政权不但决心以行动阻止我们非洲大陆的自由潮流，并且要破坏甚至消灭许多现在独立的非洲国家已经获得的自由。

因此，我们对南非侵略安哥拉不能等闲视之。我们要求谴责这种侵略并不是纯理论的。我们并不是要辩论。我们很严肃地看待这个局势。我们认为南非的行动是险恶的、危险的，我们认为安理会有明显的责任必须采取具体的行动，阻止这种危险的和极端冒险的扩张主义、骚扰、挑衅和侵略的政策，这一切似乎是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的大军火库的一部分。

安理会从来没有碰到过比这更明白和更清楚的侵略事件，从来没有一个侵略者这样公然嚣张地吹嘘它自己的行动。我不相信安理会中还有任何人对南非政权侵略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有任何怀疑。这个侵略是卑鄙的、毫无理由的。是蓄意的、

有计划的、有预谋的。的确，南非代表甚至不想替他国家的行动找出一个勉强的理由。相反的，他竟然把侵入安哥拉说成好象是南非的权利。这种说法真是自说自话、狂妄之至。昨天南非代表博萨先生在安理会的讲话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稍后我将谈到博萨先生荒谬而可笑的论调。

安哥拉大使，我的兄弟和长期的同志，帕斯卡尔·卢武瓦卢，已经雄辩地解释了他的人民斗争的本质，并且揭露了南非侵略的动机。因此，我就不必细说了。我只冒昧地提出一些意见。

安哥拉人民对抗南非的斗争是他们长期英勇地对抗葡萄牙殖民主义的延长。南非种族主义者企图通过介入安哥拉，抢夺英勇的安哥拉人民在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卓越和积极的领导下，在葡萄牙几世纪的残暴的殖民统治，和十五年来不断地进行武装斗争之后所赢得的胜利果实。

在长期对抗葡萄牙殖民主义的斗争中，安哥拉人民为了恢复他们失去的自由和尊严，付出了生命和物质的重大牺牲。因为安哥拉的斗争一直是为争取自由、人的尊严和反殖民统治的斗争。南非种族主义者很明白这种情况，我们不能期望它与自由、和平共存。他们也很明白安哥拉的斗争与赞成或反对共产主义无关。南非采取不择手段的步骤，企图阻止安哥拉解放力量的最后胜利，因为它感觉到每一个恢复自由的新非洲国家对它都是威胁。

简而言之，南非对安哥拉的侵略，是企图以不同的形式，延长安哥拉人民在葡萄牙殖民主义下所遭受的几百年奴役。南非、或与南非有同样想法的、或同情南非立场的那些人关于共产主义幽灵的一切话，都是无稽的。南非入侵安哥拉是绝望下的挣扎，主要是想抢夺安哥拉人民在人运领导下的英雄的武装斗争所赢得的胜利果实。

我知道我们不是在这里讨论安哥拉的外交政策，或是为此而讨论它的国内政治局势。这完全是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事。但是，如果我曾经提到给安哥拉人民斗争的一些方便的形容词，目的是要彻底消除这种蓄意的歪曲。过去非洲的

代表们曾经在各级会议上，在大会、安全理事会和其他国际会议上煞费苦心地强调正确了解南部非洲斗争的本质的必要性。

我们已经设法寻求国际社会某些成员的同情，假使不是支持的话，它们为了只有自己知道的理由，曾经选择采取不利于解放斗争的政策。很遗憾的是，这种呼吁还没有人听。现在追究曾经采取支持葡萄牙在非洲的殖民主义和非洲的其他少数政权的政策的那些国家，既不是时候也不是适当的地方，虽然这样作是正当的。虽然我们认为不须要在这个时机重复那些批评，我们确实有权利要求它们不应歪曲安哥拉人民为争取自由和尊严而进行的斗争的本质；在有人更进一步想要歪曲已经成功地赢得了它们的解放的那些国家的前途和它们的牺牲时，我们的确有提出最强烈的抗议的权利。安哥拉人民的牺牲及他们的胜利，应该得到同样的尊重。那些仍然拒绝了解和认识到在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及其崇高的领袖阿戈什蒂纽·内图主席领导下的安哥拉人民的斗争，及其胜利的真正本质的人，的确应当注意到一个崇高而卓越的西方政治家所提出的非常中肯的意见。瑞典首相奥洛夫·帕尔梅先生，是对非洲争取自由的合法斗争和非洲斗争的本质具有明显的敏锐洞察力的一位西方领袖，他最近在瑞典的报纸上，提出了如下的意见：

“我在报纸上经常看到人运简直被称为‘马克思主义者’，亲苏甚至是共产主义者。这是过分简化的宣传……

“使用这些形容词当然是有理由的，因为攻击共产主义者和恐怖主义分子以及支持他们的反对者就比较有道理。”

关于这位瑞典领袖的坦白言论，我只想补充一点，很显然的，贬损非洲的自由的人玩出这套混淆黑白的手法并没有什么新奇。非殖民化斗争的历史充分地表明了自由的反对者为反对解放运动而发动的运动。因此对人运政府进行有计划的运动，也不过是反对非洲自由斗士的总运动的一部分而已。

我已经说过，南非对安哥拉的侵略其目的在于阻挡自由的潮流。总之，很明显的，南非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志在消灭安哥拉境内真正为自由而战斗的力量。南

非的侵略是为了想在卢安达建立一个傀儡政权，为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继续统治和贬抑非洲人民的野心效劳。同时，南非正企图消灭西南非民组的斗士。要了解南非侵略安哥拉的目标并不难，因为就好象我说过的，侵略安哥拉的行动，只不过是该种族隔离政权对自由非洲的有计划的侵略野心的一部分。要了解为什么这种侵略行为受到在人运领导下，和在非洲解放运动的传统盟友和支持者的援助下的安哥拉人民的猛烈抵抗，终于被他们打败，也不难，因为安哥拉抵抗南非的侵略是它抵抗殖民统治历史的延长。同时，协助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政府抵抗南非的侵略，就是人运在反对葡萄牙殖民主义的斗争中，长期以来受到的援助的延长。但是很难了解的是，有些人仍然冥顽不灵，他们继续无视安哥拉的合法斗争，迟迟不敢谴责南非的侵略。难道安理会的任何理事国，或联合国的任何会员国，竟会天真到这个程度，相信博萨先生昨天在这里所说的一套自抬身价的胡说八道，那个种族隔离政权在安哥拉的唯一兴趣是慈善事业？难道安理会的会员国现在还不能看出南非对非洲国家有计划的侵略，和利用纳米比亚领土发动这种侵略，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吗？难道安理会的理事国能相信南非的正规武装部队侵入安哥拉领土数百公里只是为了保护库内内水坝，而这种侵略的动机，引用博萨先生的话说，纯粹是基于“人道的考虑”？

南非代表昨天告诉安理会说，他的国家在安哥拉的介入是有限度的。姑且不论国际法和本组织从来没有认可有限度介入的说法和作法，南非政权的主张也是荒谬的，因为它与事实不符。南非的发言人怎么能够来安理会要我们听这种笑话。它调动了大规模的南非正规部队，配备着各种精密装备，侵入安哥拉的心脏地带数百公里，这是那一种有限度的介入？南非怎么能够大胆要求安理会无视他们的入侵部队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所造成的生命和物质上的重大损失和破坏？

博萨先生认为他可以拿严重的局势开玩笑。在面对强烈谴责南非在侵略的过程中掠夺和抢劫安哥拉的资源，和要求偿还南非部队从安哥拉抢走的设备和物质时，博萨先生装出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或许他自认为的幽默，说他们被控搬走了旅馆。这是多么傲慢的态度。多么粗劣地歪曲事实。这是对安理会的庄严审议多么冷

漠的蔑视。我对博萨先生说，安哥拉和非洲要求，南非犯了抢劫罪行，不应让它逍遥法外。安哥拉和非洲要求，南非这个国际歹徒应该受到惩罚。安哥拉和非洲要求，作为本组织的会员国，南非应遵守联合国宪章的规定。这就是我们的一些控诉和要求；安全理事会一定会注意到，博萨先生已经毫无疑问地用最傲慢的态度表明了南非的这一切罪行。

南非政权又继续向安理会撒谎。现在南非已经承认它是早在安哥拉独立以前就侵入安哥拉的，昨天南非还通过它的代表以这个行动是得到当时安哥拉的管理国的许可来作为辩护的理由。也许博萨先生认为安理会的成员甚至连安全理事会的文件也不会费神去看一看。因为最近在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三日第S/12023号文件葡萄牙常驻代表的信中，葡萄牙政府已作出了明白的反驳，除非博萨先生这样相信，否则很难理解为什么沃斯特先生的政权还能够重复这种无稽之谈。葡萄牙常驻代表的信中明白地说：

“因此，所说葡萄牙政府曾经要求南非留在卡卢奎地区并继续保护在水坝进行的工作等等都是毫无根据的。”

现在我们听说，南非的部队已经撤出了安哥拉。但是据称已经撤退的南非部队事实上并没有撤回南非的领土，而是撤到纳米比亚的国际领土，南非自己公开证实了这点。因此南非已经作的是从一个非法的情况转移到另一个非法的情况。南非部队现在已经在纳米比亚大规模地部署，以便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巩固种族隔离政权的非法占领。非常明白的，南非部队撤到纳米比亚，将对纳米比亚的斗争产生严重的影响，我们必须用最强烈的语气表示我们对这种发展的严重关怀。因为根据经验我们知道，南非一直利用纳米比亚作为侵略非洲独立国家的跳板。利用该国际领土侵略安哥拉并不是唯一的例子。它只是最近的一个例子。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受到驻在纳米比亚的南非部队的威胁。再者，我认为关于这个问题，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日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政治局的声明已对这个问题简明地总结如下：

“与安哥拉没有共同疆界的南非，违反联合国和非统组织的决议，非法占领了纳米比亚，并且违反非洲的利益和合法愿望，将一个种族主义的少数政权强加于纳米比亚人民身上。”

南非代表在昨天参加讨论时，也想要说服安理会，南非是一个和平的国家，它期望的只是南部非洲的和平与安全，它从来没有进行任何侵略，并且对它的邻国也没有侵略的意图，关于安哥拉，它所关心的，除了所谓保护水坝以外，就是要使得安哥拉人民能够建立他们选择的政府。

但是安理会的成员知道，这些话是很空洞的。过去几年来，南非的行动一再受到本组织和安理会的谴责。这些谴责并不仅限于可恶的种族隔离制度，也涉及南非所采取的侵犯非洲的自由和独立的一连串行动。

我不须提醒安理会，南非曾经派遣部队到津巴布韦，支持少数政权的力量，公然反抗女皇陛下政府的意愿及国际社会的意愿。我不须提醒安理会，南非侵略了赞比亚共和国。我不须提醒安理会，一九七三年二月二日第326(1973)号决议中安理会谴责了史密斯政权和南非种族主义政权联合采取的对赞比亚共和国的挑衅和骚扰行动。我不须提醒安理会，在其一九七六年一月三十日的决议中，表示了严重关怀南非在南部非洲的侵略性的军事集结。我也不须提及南非一再有计划地违反安理会和大会的决议。但是博萨先生竟然大胆地到安理会来制造他的国家是爱好和平的印象。可惜事实胜于雄辩。

非洲的确因为比勒陀利亚政权的侵略野心而感到忧心忡忡。我们的忧心没有减轻，博萨先生昨天还在安理会试图把一项荒谬的立法描绘成美丽的图画，这个荒谬的立法使南非的国防部队可以为了维护所谓南非的利益和安全在非洲进行军事活动而不受惩处。也很明白的是，最初的立法倾向于基于军事目的把“赤道以南的非洲”划为南非的疆界，这个界限包括许多非洲的独立国家，包括我的国家在内，这就显示了比勒陀利亚当局的侵略野心。

至于博萨先生对安哥拉人的权利的关心，我们只能说这种假慈悲是一文不值。人们说“善事自家始”。全世界都晓得，种族隔离问题的核心是，南非少数政权

继续剥夺2,000万非洲人的基本权利，包括建立他们自己的政府的权利。南非代表怎么能够在这个时候来安理会宣称关心安哥拉人民选择他们的政府的权利？博萨先生好象忘记了一九七四年大会决定拒绝接受南非代表的全权证书的基本理由，就是因为该政权不能代表南非的人民。而这个种族隔离政权的代表却要我们相信，南非现在已经改邪归正，接受人民有选择政府的权利了。如果南非政权真正关心南部非洲的和平与安全，表示这种意愿最好的方法就是南非政府创造条件，使南非的非洲人享有与白人少数所享有的同等权利，——不是更多的权利，而是同等权利，——和同样的特权，从而使得在南非占多数的非洲人能够有他们自己选择的政府，莫过于把博萨先生拼命在安理会宣扬的话付诸实施。

对博萨先生的发言我还有一点意见。他想要质问安全理事会根据联合国宪章审议他的国家侵略安哥拉问题的正当理由。这种心理显然并不难理解。因为我们知道，博萨先生的政权和联合国宪章确实是格格不入的。期望南非代表费心看完宪章的规定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他看过，他显然并不瞎了眼，他会看到宪章第二条第四项明白地规定：

“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

因此，博萨先生的怀疑安全理事会凭什么开会，更加重了他们蔑视本组织的程度。这也显示比勒陀利亚当局有它自己的道德价值，自己的法律和自己的标准，这一切完全与国际社会所具有的不相容。

对博萨先生昨日的发言，我还有最后一点意见。昨天他象一月的时候那样，再度雄辩地、拼命地想要我们相信他是非洲人，他代表一个非洲国家等等。昨天唯一新颖的，也许是他再三地提及非洲统一组织。

我们要明白地指出，我们从来没有提出问题，我们现在也没有提出问题，在南非的白人是不是非洲人。我们曾经提出问题的，我们现在有问题的，将来仍将继续有问题的是，他们是高人一等的人。除非南非白人少数政权觉醒并了解到他们不能是非洲人同时又是高人一等的人，否则他们重复那些没有人真正要听的荒谬论调，徒然浪费安理会和本组织的时间。

第二，我们从来没有说南非不是一个非洲国家。事实上，我们斗争的整个目的，就是要保证那个非洲国家正当地选择它的合法领导人和合法政府。

我们面对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很多同事已经明白地说明了非洲人的立场。几天以来，我们已经与许多同事加紧协商，希望达成一项决议草案，这项决议草案如果不能得到安理会的一致支持，至少将取得绝对大多数的支持。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已经考虑了向我们提出的某些方面和某些提议。我们认为该决议草案——我将代表贝宁、圭亚那、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巴拿马、罗马尼亚和我国代表团提出——将可简单明了地解决安理会面对的问题。

我相信该决议草案现在正在分发，但是为了让我的同事有机会批评它，我请求安理会允许我念出案文，因为可能还有一些成员仍然没有收到。案文如下：

“安全理事会，

“审议了肯尼亚常驻代表以联合国内非洲国家集团的名义的来信（S/12007），

“听取了安哥拉人民共和国代表的发言，

“回顾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无论为何原因，都无权直接或间接干涉任何其他国家的内政或外交的原则，

“又回顾每一国家都有行使主权，向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要求援助的固有合法权利，

“铭记着联合国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以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的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

“严重关切南非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所进行的侵略行为以及对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破坏，

“谴责南非利用纳米比亚这个国际领土发动这次侵略，

“并严重关切南非入侵部队使安哥拉遭受的损失和破坏及其对安哥拉的设备 and 物资的掠夺，

“注意到南非常驻代表关于南非部队撤退的来信（S/12026），

“1. 谴责南非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进行的侵略；

“2. 要求南非严格尊重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

“3. 又要求南非停止利用纳米比亚这个国际领土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或任何其他非洲邻国发动挑衅或侵略行为；

“4. 责成南非政府实现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所提充分补偿该国遭受的损失和破坏并将入侵部队所掠夺的设备和物资交还该国的正当要求；

“5. 请秘书长密切注意本决议的执行情况。”

在向安理会提出本决议草案时，我只要强调它是毫不含糊的，并且是专门针对南非侵略安哥拉的具体问题的。

安理会或许不能够采取必要措施防止南非侵略安哥拉。安理会也许犹豫而不敢采取即时的行动，支持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政府抵抗南非的侵略。但是我们不要让人认为安全理事会宽恕了南非的侵略，我很郑重地提出，如果安理会已经到了侵略者能够进行侵略而仍然逍遥无事的地步，不仅将损及本组织的宗旨，国际社会的成员——尤其是全世界人民——将有充分正当理由怀疑本组织应付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道德权威、力量和能力。

非洲成员和不结盟国家成员，以及我们的罗马尼亚同仁，提出本决议草案，仅是要求：侵略的受害者应该得到正义，安理会应该向全世界宣告侵略是没有好结果的，安理会应该加强自由和理性在非洲的力量，安理会应该以行动表示它维护正义、自由、理性和联合国宪章的坚定决心。我认为不这样作，不仅对安哥拉和非洲不公义，也是对本组织不公义，并且有损于本组织。

理查德先生（联合王国）：我不打算在我们辩论的这个阶段详细评论坦桑尼亚大使刚刚介绍的决议草案。我只要说，由于在过去一两天中我和他详细地解释过的理由，英国政府不能接受这样一个决议草案。我打算在适当时机解释我对于这项决议草案所投下的票的理由。

现在是近三个月以来安全理事会关于南部非洲问题的第三次辩论。我们在南部非洲问题上已投下了这么多时间，这决不是偶然的。用一句前任英国首相的话说，在世界的这个地区，转变的风现在吹得比过去快得多。由于葡萄牙旧政权的崩溃，非洲产生了五个新的独立国。本月上旬，我已有机会欢迎莫桑比克外交部长希萨诺先生。现在我要热烈欢迎安哥拉代表卢武瓦卢先生。安哥拉和莫桑比克都必定会对目前南部非洲局势的发展，发挥重要的作用。

我国政府于二月十八日承认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我们祝内图总统和他的政府一切如意。很少新近独立的国家面临过并仍然要面临这样巨大的问题。他们的问题是过去错误的遗产，无法一下子改变过来。最近在安哥拉的战争蹂躏了这个国家，严重地影响到它的经济与交通。我们愿安哥拉政府在现在面临的建国工作上获得成功。就我们看来，国际社会显然应给予安哥拉政府和整个该地区大量的援助。就我们来说，我们是准备尽力而为的。

关于最近安哥拉的悲剧事件，我国政府的立场一直是明白而一贯的。我们拒绝以任何方式干涉安哥拉内政。英国政府对于争执中的政治团体一概不给予援助。我国政府谴责任何一方利用雇佣军，我们自己也尽力阻止这件事。但无论如何，我国和在座有些代表的国家，情况并不相同，和它们的亲密盟邦——我们过去几天内也有机会听到它们的代表发言——的情况也不相同，在联合王国，只要一个人没有犯罪，如果他愿意，他是有权离开国家的。这是作为一个自由社会的不利后果。

我们也一向认为，安哥拉问题是非洲问题，我们热烈支持非洲统一组织为停止战争以及为让安哥拉人和平而不受外来干扰地生活所作的一切努力。我们向来认为，现在也仍然认为，安哥拉的未来是要安哥拉人民自己来决定的。我们希望在互相尊重，主权平等与不干涉的基础上，建立我们和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未来关系。

安理会如今面临的是南非侵略安哥拉的问题。我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向来也是清楚明白的。我们一向声明，南非军队在道德上法律上都没有任何权利干涉安哥拉内政。因此我们赞成那些发言人谴责南非在安哥拉扮演的角色。说得婉转些，南非扮演的角色并未促进整个非洲南部和平转变的展望。我们曾经单

独努力以及和欧洲共同体的友邦联合起来敦促南非立刻从安哥拉撤军。就这方面而言，我要提到三月十六日欧洲共同体的九个国家曾就此事向南非政府提出正式声明。我的意大利同事已经提到二月二十三日共同体外交部长们所作的声明。由于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我也要补充说明，我国政府和其他国家的政府一起，在过去几个星期中，作为交换意见的桥梁，也能够有些帮助。我不想再说明这些意见交换的详情，但安理会理事国都知道南非军队终于在三月二十七日离开了安哥拉。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理事国都应该记住这个重要的事实。

如果安理会卷进关于去年十一月十一日以前谁在安哥拉有权要求外国援助，谁在安哥拉无权要求外国援助的问题的话，我不认为这会有多大帮助。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现在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世界上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承认它。没有人会质问一个自主国接受朋友援助的权利，只要这种帮助不牵连到其他国家的安全问题。

可是，对于现在发生的事，我必须表明一个较为广泛普遍的忧虑。就这方面来说我要说我同意苏联代表昨天在安理会说过的话：

“……非洲国家集团在安全理事会上提出的问题已经远超出了一个涉及南非的地方问题的范畴。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这是一个国际问题”。（第1904次会议英文本第18页）

我完全同意。

正如英国协办外交和联邦事务大臣恩纳尔斯先生最近说的：

“我们必须坦白率直地批评所有那些送外国军队到安哥拉领土去的人——所有的人。我们从开始就坚持，如果没有外国军队到安哥拉的话，局势就会好些。……让我再强调一次，现在非洲、欧洲和其他地方都已经承认了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我们希望所有的外国军队都迅速撤出。”

古巴政府已经声明了它的军队进入安哥拉是南非的武力干涉的结果。我们知道现在南非军队已经离开了安哥拉。那么其他军队如何呢？我们认为外国军队继

续在南部非洲出现，只会使得非洲问题更难由非洲人自己解决，并且也只会使得罗得西亚和纳米比亚的白人少数政权更加顽固地抵抗国际舆论。我不希望有任何误解。对于现在发生的事，南部非洲那些一贯剥夺了非洲人的基本人权的人必须负责；但我们仍然认为非洲问题最好还是由非洲人按照非洲的情况自行解决。我自己的政府在过去已经学到了这个教训。无疑的，其他国家将来一定会学到。就英国来说，西方帝国主义已经死了，这也是件好事。如果新帝国主义现在要取而代之的话，将会是一个悲剧性的讽刺。

主席：由于现在没有其他的安理会理事国请求发言，我现在要以贝宁代表的身分发言。

当一九七五年九月，南非军队进犯安哥拉的消息宣布时，贝宁的人民都动员起来保卫安哥拉与非洲。后来，贝宁斗士们响应贝宁人民共和国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的呼吁，成群结队自动自发地到安哥拉去，同安哥拉人民解放阵线的爱国者并肩作战。这就是说，假使不是当时的政治局势对安哥拉和非洲的伟人阿戈什蒂纽·内图有利的话，假使不是他坚持贝宁军队暂时等待，待命在必要时介入的话，他们一定早就到安哥拉去了。如果事实是这样的话，我国代表团会很好奇地想知道究竟我国是否会被人认为是个侵略者。

说了以上的话，我相信安理会的理事国会了解，我现在可以贝宁人民共和国革命军政府代表的身分说话，略述我国代表团关于正在讨论的问题的看法。

我国代表团认为，现在安理会面临的问题有非常明确的纲目，因此很明白。这个问题可以摘述如下。在非洲南部落足的一个可憎的、种族主义的、溃烂的政权，其占领纳米比亚的国际领土的非法行动已被我们的国际社会宣告为不合法，我们能够让这个政权利利用那块领土作为进行侵略一个方才成立五个月的国家，并且通过那种疯狂的行为，威胁该国的独立与领土完整吗？如果答案是“不能”，则我们必须问，当这件案子摆在安理会面前时，这个政权应该受到什么惩罚？

对于为暗地破坏目前这一系列会议而到处进行的协同一致的恶毒攻讦运动，贝宁代表团感到惊奇。不错，这项运动是由沃斯特政权一手主持的。沃斯特政权不断增加新闻公报和声明的次数，宣称南非军队于三月二十七日撤出安哥拉。结果有些代表团——当然是出于善意——开始责问非洲的代表团，既然南非已经决定从安哥拉撤出军队，安全理事会的会议是否真有召开的必要。

问这样的问题就等于是说——这些非洲人接到非洲统一组织外交部长会议的指示，即使他们的行动不是太急——至少他们现在的要求也是无的放矢。

就此而言，我国代表团实在觉得很高兴，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中央委员会委员以及安哥拉的巡回大使卢武瓦卢同志来出席我们辩论的场合。他来到这儿亲自陈述有关他的国家的问题，明显地证明了非洲集团的要求是正确的，我们的安理会有必要开会是无疑问的。

非洲集团向安理会提出南非问题时，明确地证明了它能承担它的责任。它知道尽管安理会面对的问题，纲目清楚明白，并有具体内容，有些代表团一定会借着这个机会发泄它们的仇恨并恢复冷战。然而它决定继续向前进，因为它相信——没有人能否认——南非宣布撤军，或纵然它的确撤出了军队，侵略的实质并未丝毫改变。因为毕竟我们如果让南非的案子成为一个先例，那么小国和弱国的命运会如何呢？在侵略掠夺他国之后，只消在安全理事会开会时宣布撤军，以便注销侵略的行为，装上一张合法的门面，就足够的话，这不就打开了未来各种胡作非为的门径吗？

面对着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南非毕竟已经承认它的军队进入安哥拉，并占领这个国家的一部分——国际伪君子还想把那个可恶的种族隔离政权所犯的滔天罪行和卢安达的安哥拉合法政府邀请到安哥拉来帮助它的军队等同视之，这真叫人难过。无论如何，我们很想问一问那些持这种看法的人，当我们清楚地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些爱国政府面临希特勒主义的侵略危机时，觉得有必要请求美国军队来帮助，那么我们是否要把当时那些到欧洲各地去的美国军队看作是侵略呢？这个问题应该足以使那些抱着这种观点的人好好地想一想，作出客观的判断，而不

至堕入南非的彀中了。虽然博萨利用安全理事会对纳米比亚国际领土问题的辩论，博萨厚着脸皮到这儿来，想要以这个可憎的政权希望防止非洲沦为共产主义以及天晓得什么其他的理由为借口，来为南非军队侵入安哥拉的行为自圆其说——我不认为我们安理会中还有任何代表准备相信南非这套说词。

也很叫人难过的是，为了想要勉强自圆其说，这帮沃斯特种族主义者甚至不愿意正确地记住过去的事。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我们怎能解释在安理会于一月间见到了一幕奇特的景象之后，比勒陀利亚的种族主义者还敢把沃斯特的声明交给我们的秘书长呢？我且从声明中引出下列一段话：

“随后，南非政府立刻通知葡萄牙政府关于所采取的步骤并要求葡萄牙政府接管这个任务。当时，葡萄牙政府不能够接管这个任务，所以要求南非继续执行它的保护措施，并留在原处，直到葡萄牙政府能够承担这个责任为止。”  
(S/12019，附件一，中文本第二页，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日)

如此这般，南非就认为它已经预先得到葡萄牙政府的授权了。现在如果我们提到载于三月二十五日的S/12023号文件中的葡萄牙常驻代表给秘书长的信以及今天早上这个代表在安理会上所作的驳斥，我们只能说沃斯特声明是彻头彻尾的空中楼阁，沃斯特这个人显然完全不想尊重事实真相。

我国代表团认为，所有这些乱七八糟的杂烩都只证明了一件事：南非侵略安哥拉的行为是处心积虑的。这并不难理解。在卡埃塔诺政权于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五日被葡萄牙军队中的年轻分子推翻，又面临葡萄牙殖民帝国的即将瓦解，以及从前在葡萄牙统治下的领土经过多年英勇的解放运动的斗争，相继纷纷宣布独立之后，这个可憎的种族隔离政权就滋生了能够取代葡萄牙而不受惩罚的希望，它相信它的军事力量是所向无敌的。因此，在夺得了纳米比亚国际领土之后，南非又要以安哥拉作为实现其在非洲的扩张主义和挑衅目的的桥梁。国际帝国主义由于不愿见到安哥拉随着正常的发展而走向独立——当然这是因为它的土地和底土拥有巨大的财富，因此鼓励——实际上，甚至是构想出这个计划。

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并没有算计到一个武装起来的民族的警惕与决心。进步的安哥拉武装部队给南非军队以沉重的打击，迫使那些军队迅速撤退，在卡卢奎水坝周围地区采取守势，自称是在保护水坝的利益。

我们没有必要回想起大会会有一个时期曾经非常关心建筑那个水坝会造成的后果，并谴责该项计划及其执行。这表示，对安理会来说，因为水坝的计划与兴建是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的，因此水坝无论如何不能作为替南非的侵略辩护的借口；所谓的南非人道主义情感也不能当作一个借口。

更可恶的情况是，事实上南非和安哥拉并没有共同的疆界，南非为了要达成其罪行，必须利用纳米比亚的国际领土。它还继续占领着这块领土。这就是为什么侵略本身必须受到谴责。

此外，安理会现在必须警告南非，要求它严格尊重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独立自主与领土完整，并停止利用纳米比亚来对安哥拉或其他邻国发动挑衅和侵略的行动。

最后，必须要求南非立刻归还其撤出之前所掠夺的一切东西，或将其所造成的损失赔偿给安哥拉人民共和国。

这是团结在安哥拉四周的非洲国家的起码要求。然而我们无法相信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会同意这么做，特别是如果我们见到重刊在三月二十八日星期日的《纽约时报》上的博萨先生的声明的话，更无法相信。这项声明其中有一部分说：

“我们要和平，但是在和平适当地存在之前，我们将警戒，将驻留在我方的边界上保护我们有责任要保护的利益。”

人们很可能会感到奇怪，到底博萨所谓的和平是那一种和平，那谈得很多的撤军，实际上是否不过是骗人的花招。

你们将清楚地看到，我国元首马蒂厄·克雷库同志是正确的。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九日在一次支援安哥拉人民的游行之后，他向工人们讲话，他宣布：

“安哥拉问题是不折不扣的非洲的独立与统一的问题。这是为什么非洲人民今天必须了解，帝国主义在亚洲和其他地方遭到挫败之后，我们这个美丽富足的大陆的未来，是帝国主义国家觊觎的主要目标。”

这对非洲来说，是一个利害攸关的问题。非洲必须紧密团结，以防止任何爷老子作风或帝国主义者抬头。别人能够命令非洲人必须作什么，选择什么朋友，避开哪些朋友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非洲现在是一个成人，不可能让任何人有支配它行动的权力，不论这个人势力是多么大。现在是我们承认这个明显事实的时候了。

贝宁人民正在进行和安哥拉人民同样的革命斗争，忠于其国家元首于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在他的国策声明中提出的政策，贝宁人民将给予为求解放而斗争的民族以积极的军事支援。我们知道，为崇高正义的事业而斗争是值得的。这是为什么我们为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领导下的安哥拉人民的英勇斗争而欢呼时，贝宁坚决谴责可耻的沃斯特种族隔离政权的种族主义者对阿扎尼亚人民所犯的残暴罪行。我已经说过，贝宁是彻底支持安哥拉。贝宁支持安哥拉并不是由于当前的情况或任何眼前的利益，而是基于贝宁革命政府的政策是要坚决防卫其原则，打击形形色色的帝国主义。

在我结束之前，不得不重提我国代表团在这儿一再重复的声明：现在正是那些支持被国际社会所唾弃的政权的人醒悟的时候了。他们须认清非洲南部正发生深刻的政治变化，“爸爸”非洲以及听话好孩子的非洲这种“过去的美好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在这些情况下，有什么会比放弃向沃斯特集团供应武器以使其政权得以苟延残喘的不合时宜的政策更正当更合理的呢？有什么比放弃去阻止不可阻挡不可抗拒的历史车轮的转动的妄想更合乎逻辑呢？有什么比利用我们可用的手段来使南非听从理性更正当的呢？今天，比以往更明显的是，如果我们真的要的话，我们能够把那个种族主义的种族隔离政权打垮。在这些情况下，为什么要等下去？

最后，我要请某些向来不拒绝向非洲解放运动提供物质、军事以及其他援助的友邦，来思量这个贝宁流传的故事：有一对夫妻坐在房子里，忽然见到一条蛇，这一惊非同小可，男的赶忙冲到卧房里去找武器，女的拣起身旁的一根棍子，朝蛇身

上打去，在她丈夫回来之前，她一家伙已经把那条蛇给收拾了。虽然作丈夫的自尊心有点儿受损，可是他聪明地下了结论：“我们到底真要干什么？不就是杀掉这条蛇吗？那么是我妻子的功劳或者是我的功劳，实在没什么分别。”

我们希望各位清楚地知道：就贝宁来说，可耻的南非种族隔离政权就是一条必须不惜任何代价来除去的蛇，如果我们传统的朋友，有一天能决定帮助我们给予那个卑鄙的政权致命的打击的话，我们会真诚热烈地向他们欢呼。

斯克兰顿先生（美国）：美国代表团非常有兴趣地倾听了安理会上关于我们审议中的议程项目的发言，我国代表团乐于见到南非军队撤出安哥拉。

产生了撤军结果的意见交流是很令人鼓舞的，因为这表示边界的局势可以用和平的手段来处理，并且也标志着一支外国军事力量从不属于它的地区撤出。

南非撤出安哥拉的行动，对国际社会来说，只是更突出了非洲南部仍然存在着其他更大的外国干涉这个悲剧的事实。主席先生，充分理解你所作的，坦桑尼亚代表和其他代表所支持的，要理事会记住我们的议程主题和集中注意力的呼吁。当然，我们不认为这个呼吁意味着，仿佛非洲南部的一件国际错误行为的终止就应使我们对其他的国际错误行为视而不见，而应在这个情况下继续进行辩论。

有几位发言的代表已经很正确地提到另一件这类不当的行为：南非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就美国来说，美国坚持继续支持安理会关于这个问题在今年一月三十日一致通过的那项决议，美国也坚持其赞成在南部非洲实行多数统治的政策。

但是仍然有另外一件不能容忍而必须制止的国际行为。我指的当然是目前为数超过一万三千人的一大批古巴远征军出现于非洲大陆这件事。没有安理会的一个常任理事国苏联的支持，这种冒险是绝不可能发生的，现在也不可能继续下去的。这种冒险是基于一个想法，以为古巴能够以一个非洲内部问题的公断人的身分，用最新式的武器和一支训练有素的远征军来达到这个目的。不仅是对非洲，实际上对于整个世界来说，这都是开了一个奇特而尤其危险的先例。

古巴代表歪曲外国干涉安哥拉内战的悲剧历史的企图，是自私自利而不合乎事实的。对于安理会许多成员和观察员来说，安哥拉的事实本身现在已是众所周知的了。古巴对安哥拉的武装干涉，时间远比古巴代表所说的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五日这个日期要早。不论我们如何评判古巴的干涉，我们不能忽视古巴副总理卡洛斯·罗德里格斯所作的公开声明，他说，古巴在一九七五年春末派遣了二百五十名军事顾问人员到安哥拉。此举和苏联供给的大量军火的到达时间恰好相合。此外，现有的证据显示，古巴在一九七五年八月中旬以前就决定派足够的战斗部队到安哥拉去，要把他们支持的运动扶植为安哥拉的唯一政府。我有把握这样说，因为我们知道在一九七五年九月间有五艘古巴船从古巴运送大约一千五百名战斗军到安哥拉去，到十月底为止至少有两千名古巴战斗军在安哥拉境内部署。这项干涉非洲内部斗争的行为正是在非洲统一组织关于安哥拉的和解委员会呼吁所有国家不要干涉安哥拉的同时发生的。我国政府是支持该项呼吁的。

从安哥拉内部斗争开始以来，美国政府谋求三个主要目标：停止流血；让互相竞争的各派有机会通过它们自己的努力在一个独立的安哥拉政府中各占一席之地；停止一切外国军事介入。

正因为我们非常乐意见到南非停止了它不当的干涉，古巴和苏联的继续干涉是不对的，因为它剥夺了安哥拉人民在不受外国军事干涉的压力下自由行使自决权的可能，也因为它的干涉行动非常庞大。一九七五年和一九七六年初期苏联对安哥拉的援助远超过一九七四年各方面对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的军援总和。古巴和苏联的干涉是不对的，因为它们过去自称要达到的目的，再也无法自圆其说了。就其对非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将来而言，这种干涉行为也是不对的。

这样的受一个大国武装补给的战斗部队在非洲出现，有什么影响呢？第一，现代非洲整个历史的主要发展是非洲国家从殖民地的地位走向独立。在非洲的一个又一个地区，一个又一个国家中，外国统治的结束导致外国军队的撤出。独立国家光荣而正当地起来取而代之。这在现代非洲的历史中，是一个有力的趋势，所

有非洲的朋友都乐意见到并支持这个趋势。因此，大批古巴军队在非洲出现和这段历史，和现代非洲的伟大传统以及非洲领袖的坚决主张都是大相径庭的。

其次，必须制止古巴在安哥拉严重地违背了现代非洲的传统的大规模活动。战斗部队继续驻留在非洲会形成一种争相求取外国撑腰的风气。这在基本上是会损害过去二十年来非洲达到的成就。如果不制止古巴军队卷入安哥拉纷争的话，只会使历史向后倒退。

我这样说，是因为美国支持非洲独立。我们支持在非洲采取不干涉、尊重领土完整以及不用武力的原则。福特总统已经说明必须迅速改变非洲南部的局势，必须抓住并扩展谈判解决的机会。美国赞成非洲南部由多数统治。我们对于这些目标的诚意以及我们对非洲的友谊都使我们不得不指出古巴出兵安哥拉的这个持续的反常现象。

我们相信，非洲国家知道那些号称是他们的无私的朋友的出现，对他们的独立自主是一个威胁。我们相信，他们知道古巴和苏联的行动，其目的是要达到古巴和苏联的世界性目标，这些目标和非洲的和平与进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我们相信，非洲国家和安理会所有理事国都知道该作什么：所有外国军队立刻全部撤出安哥拉。

美国坚决支持安理会审议的决议草案中促进非洲独立的动机，但关于这个决议草案的表决，我们将弃权，因为它没有应用在其他继续不断的外国干涉上。这个决议草案目的是要反映安理会关于安哥拉局势的一个结论，并要求南非照着去办。它一点也没有谴责那些在那里使用目前最具毁灭性的武器的人是多么不负责任。

此外，决议草案的执行部分不可理解地没有阐明最主要的要求是什么：就是所有的国家不干涉安哥拉的内政。

因此，就决议草案反映安理会处理外国干涉安哥拉的问题的程度来说，我认为它还差得很远。它举出了南非毫无理由地侵犯了安哥拉的领土完整，但对于古巴远征军的继续留驻安哥拉，却一点也不提。我们认为这种公然不顾事实，双重标准和伪善的作法是有助于安理会尽到其责任的。因此，我们虽然也强烈地希望非洲国家获得独立，但关于这项决议草案的表决，美国将弃权。

德吉兰戈先生（法国）：首先，我国代表团欢迎安哥拉政府的特别代表卢武瓦卢大使来到这里。我们已经荣幸地听过他的两次发言。我们要在此时此刻确定地说，法国将会很高兴地和安哥拉人民共和国保持最良好的关系，它是非洲大陆上一个新的重要的国家，它的历史在许多方面和欧洲有密切的关系，它刚从一场民族大考验里挣脱出来。

我们极为注重卢武瓦卢大使在安全理事会的发言，他说他的国家决意尊重联合国宪章，并与所有的国家保持友好合作关系，而且决意遵从不结盟的基本原则。

非洲集团通过它的主席——肯尼亚大使——向安理会提出了一项对南非的控诉。我国代表团认为这项控诉是合理的，我们对南非政府在安哥拉的行为感到遗憾。

甚为尊重各国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的法国，认为那些以内战以及因内战而削弱了主权为借口而侵犯一个国家的领土的人，都是毫无理由的。南非干涉了一个与它毫无关系的区域，而且显然没有人要求它进行干涉，这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在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政府控制了该国的大部分以后，南非仍然继续其占领，这就令人遗憾地使情况更趋严重。由于对这种事态的扩大极为关注，甚至感到震惊，法国和欧洲共同体的八个伙伴已在三月六日敦促南非当局立刻无条件地撤走它的军队，我的意大利和英国同事已经指出这件事了。这种做法并非毫无效果，但我们却要等到三月二十七日才得到一项撤退的承诺。

据最近的一份新闻公报报导，人运政治局书记前天在卢安达宣布，南非部队已经离开了他们在库内省的最后阵地。这是我们必须注意的一点。

虽然南非对安哥拉的干涉现在已经成为过去的事，但安理会还是决定把非洲人的控诉列入议程。这项行动的用意很多，特别是有鉴于南非似乎有认为自己是该区域的警察的趋势。三年前我们在安理会谴责南非派遣军队进入罗得西亚。我们每年都就南非继续统治纳米比亚这件事通过一项严厉的指责，该领土不属于南非，而且早就应该让它取得独立了。南非的政治行为既不符合如法国所了解和实践的

非殖民化的历史条件，又不符合一个希望与该区域国家睦邻相处的国家所不可或缺独立——这都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也是联合国极为关心的问题之一。

自从上星期五在这个议事桌上开始这场冗长的辩论以来，很多发言者都超越了南非的侵略这个题目，而谈及安哥拉的内战。我们听到很多雄辩滔滔的话，谈到安哥拉库内内地区和其它地方发生的情况，这些话甚至比安哥拉代表的话更为广泛详尽。我也要就这方面提出一些简单的意见。

我首先要强调的是：安哥拉的政策自然应该由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当局自己来阐明。这是一件应该由非洲人、安哥拉人和管理国来解决的事务，但眼看着它演变成或可能演变成一个更大冲突的根源，国际社会对此诚然感到关心。

欧洲九国在二月二十三日发表了一项声明，对安哥拉境内一切外来军事干涉以及一切在非洲任何地方建立势力范围的企图表示关切。法国一向严格地不干涉一般前葡萄牙殖民地，特别是安哥拉的事务，我们认为解决非洲冲突，首先应该是非洲人自己的责任。

现在，我要对非洲统一组织安哥拉发生的重重困难之中所作出的英勇努力表示欢迎，这些困难是由于管理国再也不能加以控制的过程所引起的。我代表一个也曾经历多次入侵和为了反抗许多外国影响和分裂企图而斗争的国家发言，我要指出，我国政府支持让任何一洲的人民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的任何政策。显然应该由他们在不受任何干涉的情况下行使主权来阐明这种命运。我重申：非洲是属于非洲人的。安哥拉曾发生过内战。这是一项事实。但这并不成为比勒陀利亚当局或其它人的借口。将来是属于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它已在此通过它的代表指出：它预备遵守国际法的一切原则——即：主权、领土完整、不干涉别国内政和互利互惠原则等。

主席：古巴代表要求让他发言行使答辩权。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阿拉尔孔先生（古巴）：由于时间不早了，我国代表团的发言将十分简短，虽然我们事实上要回答的发言不止一个。

昨天，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代表妄图在安理会的辩论中混淆视听，但他最近一次在这个会议厅里的表现也许是他的徒劳无功的行动的充分说明。安哥拉人民共和国代表在今天早上的发言中毫无疑问地证明，南非部队不但占领了安哥拉的南部领土，并且推进至安哥拉首都的附近地区，显然是想阻止该国的独立并意图占领整个领土。

葡萄牙代表再次在安全理事会澄清了事实的真相，谈到了南非部队开始进入安哥拉的经过，并明确地驳斥了比勒陀利亚代表团的谬论。稍后，一些非洲同事充分地答复了该代表的话，因此我国代表团认为无须在此再谈及南非代表昨天的发言。

刚才安全理事会有机会听取了美国代表团的发言。这项发言可能给我们一种印象：我们似乎听到了一个从来没有派遣部队到外国或在世界各地从事干涉活动的经验的国家代表在说话。坦白地说，由我或者任何代表在此揭发真相，现在真的是为时过晚了。从中东到更为接近美国的地区，在全世界进行干涉和侵略本来就是该国政府的政策特色，它一向在这方面根本不尊重其它政府和人民的意见。我们可能也得到下面的印象：就是斯克兰顿先生以为美国是以局外者的身份来考虑安哥拉问题，而没有参加帝国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对该国的干涉。请让我重提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日的的事情，那天在大会的早上会议上，我为斯克兰顿先生的前任念出九月二十五日出版的《纽约时报》头版第一栏关于美国在安哥拉活动的新闻。美国代表团自此不曾否认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五日出版的《纽约时报》头版第一栏上登载的消息。当时《纽约时报》怎样说呢？我将加以引证：

“中情局局长威廉·科尔比在好几个月以前通知了六个国会小组委员会关于在安哥拉进行的秘密活动，〔他又说〕没有人提出严重的反对。”  
如果在九月二十五日中情局局长就宣布他的机构在几个月以前曾把中情局在安哥拉

进行的秘密行动通知了六个国会小组委员会，那么我们便可以假设帝国主义对该国的干涉，早在南非部队越过纳米比亚的国际边界以前便开始了。我们甚至可以说美国政府积极参与安哥拉人民的生活和它的独立斗争的时候则更早了。

我想我无须提醒安理会，美国和葡萄牙的法西斯政府在一九七一年十二月曾签署协定，美国通过这些协定向葡萄牙政府提供了大量财政援助，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笔援助为数约达四百万美元之巨，当时这笔援助甚为重要，它使葡萄牙可以继续殖民战争对付安哥拉人民以及受葡萄牙压迫的其它非洲人民。

美国的财政援助对南非政权十分重要，这个结论可不是我发明的。要在美国当时的刊物里找到当时葡萄牙法西斯政府首脑卡埃塔诺总理的发言可容易得很，他在发言中感谢美国的合作，并强调葡萄牙人在非洲的努力其实是与美国政策的一般利益完全一致的，因此，如果葡萄牙帮助了美国，美国也应该帮助葡萄牙，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我再说一遍我并不打算详尽地谈论足以证明美国参与葡萄牙殖民战争的论据。我只想提到这种参与的一个更具体的表现，一如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所证明的，起码在卡奔达省的情况就是一个具体的例子。美国和葡萄牙的合作似乎是在战场上才有实际的表现，但是甚至在距离纽约更近的地方——布雷格堡，有五千名葡萄牙特别部队在美国的设施里学习对付非洲解放运动的战争手段。

此外，主席先生，你一定记得我上星期一带到这里的杂志，它现在还在我身边。当美国代表在发言的时候我又看了几页。我再说一遍，这本杂志是这个国家的白种雇佣军的一种官方刊物。它是在美国自由出版的——当然，这是一个有出版自由的国家——它在最近一期里刊登了一篇关于安哥拉局势的很有意思的报导。这篇报导是由一个南非新闻记者在安哥拉独立以前几个月所撰写的，内中描述了雇佣军在该国的活动。

当然，这名南非人士指出那些雇佣军所得的报酬是值得安理会注意的。我们

在第 23 页看到下列关于安哥拉战争的报导：

“一个加入安解阵线队伍的新兵”——当然指的是一个新的佣兵——“不能期望赚到几百块钱以上，虽然一路上会有‘战利品’补助。”

为了吸引美国的雇佣兵候补者参加侵略安哥拉，这位南非人士在文章的另一部分指出：

“在年底以前，该区域的军事行动将会出现可观的升级，对雇佣兵的行动而言，必将大有斩获。”

杂志的第 6 页刊出了关于在洛杉矶、纽约和芝加哥招募雇佣兵的活动详情。我们注意到主持这些招募活动的人是来自加州克尔曼地方的戴维·邦金——我假定他是一位美国公民。它指出参加对付安哥拉人民活动的人，签六个月合同的每月薪酬是 800 美元，签十二个月合同的是 1,200 美元。这份刊物的其余部分证实了致力于这项促进各大洲的帝国主义利益活动的美国政府及其机构不但应付安哥拉的问题，同时也应付许多其它问题。任何查阅这一期杂志的人都可能觉得有点惊奇，因为这些活动涉及的实在太广泛了。我还要再提一件事，就是杂志在第 2 页里对约翰·阿伦·科尔的赞扬，他是一个军队下士，在罗得西亚对民族解放游击队作战时战死。他隶属罗得西亚轻步兵部队。

但我要重说一遍我现在不打算详细讨论美国对安哥拉的政策。我在发言中曾说：安哥拉人民或葡萄牙压迫者在该国的十年武装斗争里都不是孤立无援的。它们都得到自己在海外的天然盟友的援助。古巴自从一开头，从我们在一九五九年取得充分独立以来，就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尽力协助安哥拉爱国者的民族独立斗争——我们从未掩饰过这个事实。美国也不是无端无故地一直在军事、外交和经济上支持葡萄牙殖民主义，而它的跨国公司则同时在安哥拉以及南部非洲其它受压迫的领土取得很多好处，这些都说明了对北美洲对该地区发生兴趣。这乃是历史事实。联合国的文件也反应出这事实，所有代表都知道，美国自始至终都以它的

投票或它的否决权来支持非洲的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政权，它现在还是这样做。

主席：美国代表要求让他发言行使答辩权，我现在请他发言。

谢勒先生（美利坚合众国）：无论古巴代表宣称的古代历史是什么，事实上现在还有 13,000 以上的古巴军人留在安哥拉。我们再次请问：他们在那干什么呢？他们留在那里对付什么威胁呢？谁才是真正的帝国主义者？单靠歪曲历史和引用报章和私人刊物的话是不能解答这些问题的，他说那些报刊都是新闻自由的产物，这可能也带点酸溜溜的味道吧。

主席：古巴代表要求让他发言行使答辩权。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阿拉尔孔先生（古巴）：古巴人来到安哥拉是同安哥拉人民一起为对抗得到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精神和物质支持的种族主义者和雇佣兵的侵略而斗争，因此古巴人来到安哥拉的问题，是只关系到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问题。不论西方世界的种族主义者对这个问题持有怎样的意见，古巴人是应一个主权政府，一个独立的政府的邀请而到安哥拉去的，这个政府拥有任何其它主权的政府所拥有的同样权利。

主席：美国代表要求让他发言行使答辩权，我现在请他发言。

谢勒先生（美利坚合众国）：入侵已经成为过去的事了。南非部队也走了。古巴士兵什么时候离开呢？

主席：古巴代表要求让他发言行使答辩权。我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阿拉尔孔先生（古巴）：美国代表很希望给人一种印象，使人觉得入侵已成过去，威胁已经消失，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危险也不复存在。但是，南非当局本身

却在宣布开始撤退时说，他们将越过一条河上的桥，并将留在桥的另一边保护他们的利益。他们认为在属于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河流的那一边有他们的利益。当然，我可以转问美国代表下列问题：他认为南非部队应否驻扎在目前的地方呢？他是否认为纳米比亚领土内应该有南非部队呢？或者，他是否会要求这些部队，按照大会、安理会和国际法院一再重复的意见，简言之，全世界的舆论，立即撤出该领土呢？他在发言中可没有这样做。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来到安理会谴责侵略，谴责南非政府对它入侵，并向其人民犯下无数掠夺和抢劫的行为，尤其是，南非代表在任何时间，任何发言或书面声明中，都没有宣布它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不再继续进行侵略性的企图。

美国这个国家是有新闻自由的，就如美国代表喜欢强调的一样。这种自由可包括他有权不承认一个非洲的主权和独立国家享有的主权。可能他不喜欢安哥拉现在有一个安哥拉人民的政府这项事实。但是不幸得很，国际法和美国以外的很多国家的舆论都强调和表示：安哥拉的政府拥有任何其它政府所拥有的权利，它可以通过自己的主权，决定是否需要外国援助。尽管美国拥有一切的言论自由，但这是应当由安哥拉人来决定的事，不是由美国代表来决定的人事。

主席：美国代表要求行使答辩权，我现在请他发言。

谢勒先生（美国）：我很抱歉我们的辩论拉得这么长，但是我要向古巴代表指出，斯克兰顿代表在他的发言中确实提到过纳米比亚。 为了帮助古巴代表的记忆，我要从他的讲话中援引一段。 他说：

“有几位发言的代表已经很正确地提到另一件这类不正当的行为：南非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 就美国来说，美国坚决继续支持安理会关于这个问题在今年一月三十日一致通过的那项决议。美国也坚持其赞成在南部非洲实行多数统治的政策。”（上文，第 49 页）

萨利姆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决议草案的共同提案国希望今天傍晚——现在很快就要变成晚上了——对决议草案作出表决。 鉴于我们一些朋友对我们提出的一些具体要求，我希望提议暂停会议，到差不多十点钟时再继续开会。

主席：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代表依照临时议事规则第三十三条提议暂停会议约一个半小时。 有没有人反对？ 既然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下午八时二十五分暂停会议，十时二十五分继续开会。

主席：在安理会对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以前，我请在这一阶段希望解释他的投票的代表发言。

森德贝格先生（瑞典）：安全理事会再一次处理有关南部非洲局势的问题。问题的根源再一次还是南非在其种族主义和镇压性政府之下所举行的不可接受的政策。

早在一九七五年八月，驻在纳米比亚的南非军队侵入安哥拉，控制了部分的安

哥拉领土。在秋天，南非的正规部队则深入安哥拉作战。南非提及当时的管理国葡萄牙据说曾请南非进行武装入侵或是默默同意这种入侵，妄图为自己辩解。葡萄牙代表团已经明确地反驳了这种说法，并指出葡萄牙曾多次向南非当局抗议这一行动。

南非政府所用的论调中最突出的一个就是要保护安哥拉南部的一个水力发电和灌溉设施。但是这样的论调是不能用来为占领安哥拉的部分地区进行辩解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正如南非代表另一天在这儿的辩论中所作的发言一样，南非又使用了这一论调：南非在安哥拉的军事行动是为了平衡这个国家之内互相斗争的各派之间的力量。这事实上就等于清楚地承认了干涉这个国家的内部事务。

南非军队对安哥拉领土进行了这样的规模和持续了这样久的军事攻击，所以一定要把这种军事攻击清楚地断定为侵略。这次南非为了侵略的目的而利用它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这个事实是使情况更加恶化的因素。

瑞典代表团将投票赞成由安全理事会最明确地谴责南非的这种侵略行为。无论根据国际法还是根据联合国宪章，南非的行动都是明显地不能接受的。

安哥拉获得独立以前，国内发生了派别的斗争，结果造成了一场破坏性的内战。外来的利益利用这种分裂，用各种方法对这个国家进行干预。瑞典政府反对所有想要限制安哥拉人民自由决定其前途的权利的外国欲望。所有人都必须尊重不干涉的原则。但是，在任何情况下，南非政府无论用什么理由，都不能为它对这个新独立国家的明目张胆的侵略进行辩解。我国政府是特别反对这一侵略的。

我国代表团希望，安哥拉人民现在将会有机会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和平地通过协商来建立自己的国家。我还要接着说，我国代表团盼望着我们很快就能欢迎安哥拉成为这个世界性组织的宝贵的成员国。同时我们今天在这里热烈欢迎它的代表卢武瓦卢大使。

黄华先生（中国）：中国代表团愿就 S/12030 号决议草案，申述以下意见。

中国一向支持安哥拉人民反对葡萄牙殖民主义者的民族解放运动，并曾向三个解放组织都提供了援助，其中包括军事援助。对于安哥拉三个解放组织之间的分歧，我们一直劝他们以民族解放的共同利益为重，搞好团结，共同对敌。应该特别指出这一事实：在七五年一月安哥拉民族解放运动同葡萄牙达成阿沃尔协议确定了安哥拉将实现独立之后，中国就不再向安哥拉三个解放组织提供新的军事援助。“安盟”、“人运”和“解阵”三个组织的领导成员率领代表团先后于七五年三月十九日，五月二十九日，九月十日访问了中国。在会谈中，中国方面对每一个解放组织的领导人都反复说明希望他们高举独立、团结和进步的旗帜，通过和平协商解决分歧，以便争取尽早实现独立。三个组织分别向我们提出提供军事援助的要求，鉴于存在着冲突的局势，对这一些要求我们没有同意。我们希望他们以民族利益为重，排除超级大国的插手和干涉，为建设一个民族和睦，真正独立和统一的安哥拉而共同努力。我们一贯支持非洲统一组织为调解安哥拉三个解放组织之间的分歧所作出的巨大努力，支持非洲统一组织关于三个组织立即停止冲突，组成民族团结政府等一系列积极建议，并认为这一正义立场完全符合安哥拉人民和整个非洲人民的利益。我们强烈谴责南非当局武装侵略和干涉安哥拉，坚决支持安哥拉人民和非洲人民反对南非入侵安哥拉的正义斗争。我们对于在安哥拉存在的另一严重事实不能装聋作哑，默不吭声。我们同样强烈谴责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对安哥拉的侵略和干涉，坚决主张苏联军事人员及其外国雇佣军也必须立即全部撤出安哥拉。这也是全世界公正舆论和许多国家政府强烈的正义的要求。安哥拉是属于安哥拉人民的，安哥拉人民完全有权利在没有任何外来干涉的情况下解决安哥拉自己的问题。任何尊重事实和主持正义的人都会看到，我们的这一立场是从安哥拉人民和非洲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的，是从全世界人民反对两霸在安哥拉和南部非洲争夺霸权的根本利益出发的。中国政府 and 人民坚持这一原则立场。我们的言行光明磊落，始终如一，是经得起事

实与时间的考验的。

安哥拉的严重局势是两霸激烈争夺造成的。现在，两霸争夺已被带到了南部非洲，这一争夺正日益加剧。我们有责任强调指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及其雇佣军侵略安哥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史上前所未有的严重事件。这是它同另一个超级大国激烈争夺世界霸权，争夺南大西洋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它实现其全球进攻性战略的一个主要部署。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它利用所谓“支持解放运动”的谎言，阴险地挑拨离间、分化瓦解各解放运动之间的关系；它直接插手安哥拉的内部冲突，大举入侵，除使用大批雇佣军外，还使用了非洲人打非洲人的罪恶手段；它打着早已破了的“社会主义无私援助”的旗号，运进大量武器，其目的就是为了进行控制、掠夺、和扩张势力范围。不少亚非国家在这方面是有痛苦经验的。事实已经并将继续证明，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它可以欺骗一时、横行一时，但不能得逞很久。可以断言，它在安哥拉的侵略、扩张，必将遭到越来越多的安哥拉人民、非洲国家和人民的强烈反抗，最终导致比老殖民主义者更加可耻的下场。

中国代表团强烈谴责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侵略安哥拉，要求一切国家尊重安哥拉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谴责南非利用纳米比亚对安哥拉或任何其他非洲邻国发动挑衅或侵略行为，安哥拉人民有权要求对一切外国侵略造成的损失给予赔偿。必须指出，决议草案未提谴责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及其雇佣军对安哥拉的干涉和侵略，也未反映要他们全部、立即撤出安哥拉的正义要求。虽然在决议草案序言部分第三条提到“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无论为何原因，都无权直接或间接干涉任何其他国家内政和外交的原则”，但是紧接着第四条却提到“每个国家都有行使主权向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要求援助的固有合法权利”，这两条同时应用到目前安理会讨论的问题上，就意味着后者否定了前者。序言部分第四条必将被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利用来使其对安哥拉的干涉和侵略合法化。这将对安哥拉人民争取解放、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反对超级大国干涉的正义事业带来严重不利后果，也树立了超级大国制造借口对其他主权国家进行侵略、干涉的危险先例。我们对此是绝对不能同意的。因此，中国代表团对S/12030号决议草案决定不参加投票。

主席：名单上的发言人都发过言了。我是否可以认为安全理事会现在准备对S/12030号文件所载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我现在把S/12030号文作中由贝宁、圭亚那、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巴拿马、罗马尼亚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提出的决议草案提付表决。

进行举手表决。

赞成：贝宁、圭亚那、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巴基斯坦、巴拿马、罗马尼亚、瑞典、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反对：零

弃权：法国、意大利、日本、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

中国没有参加表决

主席：对决议草案的表决结果如下：九票赞成、零票反对、五票弃权。安理会的一个理事国没有参加表决。因此决议草案获得通过。

金沢正雄先生（日本）：我希望就安理会刚刚通过的决议解释我国代表团的投票。

正如我在早些时候发言时已提到过的，我国政府坚决反对南非军队对安哥拉进行军事干预。因此，我国代表团极有同感地研究了由不结盟国家和其他理事国提出的决议草案。在考虑安理会所要采取的行动时，我国代表团愿意见到安理会充分考虑情况的发展，包括南非军队在三月二十七日完全撤出安哥拉这一事实，来采取实事求是和有建设性的行动。我们照这个方针对草案案文提议了几点修改。我们确实要感谢决议草案的共同提案国在接受了我们的提议时所表现的谅解和合作态度。

虽然我国政府充分理解安哥拉人民和非洲各国人民对这件事的立场和感受。——正如在决议的执行部分第一段所表示出来那样——但是我国政府对安理会在这个时候通过这一段落是否适当这一点怀有保留，因为依照联合国宪章的第七章，这有着很多的法律含意。我国代表团对包括我国在内的安理会一些理事国就这个问题所提出的一些修改建议没有得到接纳因而只能弃权，感到遗憾。

我希望能向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讲几句话。日本政府和人民对安哥拉为了自由和独立所进行的不懈斗争十分钦佩。我们全心全意地支持安哥拉为实现自己的理想和建设自己的国家所作的努力。我们希望重申坚决要同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建立友好合作关系的愿望，正如我国首相向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总统致函承认安哥拉时已经表示了这一点。

理查德先生（联合王国）：对S/12030号文件所载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时，我国代表团弃权。现在我想解释一下我们这样做的原因。

在我今天下午的发言中，我指出我国政府一贯反对一切形式的外来干涉。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提到并正确地谴责了南非的这一干涉。但是，我们认为对安哥拉进行的一切外来干涉都是错误的，而且都应该加以谴责。因此我们认为这个决议草案是不均衡的。

当然，我们欢迎在序言部分第三段提到各国间友好关系宣言所订立的不干涉原则。但是，我们相信，假如我们面前的决议在其执行部分提到这一原则就会更合乎逻辑。此外，紧接着的一段，即序言部分的第四段的并列，会被人认作——可能也是有这个用意——对这一重要原则加以某种限制。而我们认为这一重要原则是不应受到任何限制的。

第二，在整个草案内有一些地方是提到南非对安哥拉的侵略的。在我的讲话中，我也谴责了南非对安哥拉的军事干预，但是南非军队现在已从安哥拉撤出。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的责任不是要对过去发生的事作出判断。正如在宪章中所规

定的那样，安理会的任务就是要维持或者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在这一程度上，我们相信这一草案的一些词句现在已不合时宜了。

我们认为，由安全理事会来进行调查并不是一项特别有益的行动。我们认为，假如安全理事会坚持所有国家必须尊重安哥拉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话，那就更加合乎逻辑了。换句话说，我们宁愿用展望将来的词句，而不用回顾过去的词句。

我还要加上，关于序言部分第七段，对我们来说，无论以那一出发点来看，对安哥拉主权的侵犯都是应受严责的。

同样地，我们认为执行部分第四段的措词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我们关心这段落所强调的一般原则，但我们也同样关心同这原则有关的具体问题。但是这一段并没有考虑到我们的这种关切。安全理事会并不是一个法庭，它也不是一个决定赔偿损失的适当论坛。我们认为，依照宪章第三十六条，安全理事会应该铭记着，作为一般准则，法律上的争端应该由有关各方交由国际法院作出判决。我们这样说，丝毫也没有怀疑安哥拉代表说的话。很有可能有些设施和装备都受到很大的破坏，也很可能有理由要求赔偿，但是我们真正地相信，安全理事会不是审议这类问题的适当地方。

安理会各理事国都一定知道，我们当中有一些国家曾提出另一案文，本来这一案文是应该会克服我们在现有的案文中所遇到的种种困难的，同时我们认为这一案文也会维持现有案文的主要原则。但是我很遗憾大家不能找到共同的立场。

德吉戈兰先生（法国）：法国代表团对决议草案的共同提案国作出十分令人赞扬的努力，把大家提请安理会注意的当前局势中特有的各种因素包含在决议草案内，表示钦佩。但是，我国代表团对不能投票赞成这一案文，感到遗憾。原因是我们认为这一案文依然是非常不均衡的。我必须重复我在二月二十三日提到欧洲共同体九个成员国的外交部长宣言时的发言。法国谴责一切对任何国家内部事务的

外国军事干涉。关于这一点，我们本来希望看到安理会的决议会更客观地考虑到环绕着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诞生的情况。此外，我们对决议案文中两次提到的“侵略”一词持有保留。它所适用的情况已经是属于过去的事了。此外，我们还怀疑，在我们讨论的范围内，提到可能会引起误解的一个援助原则而不事先注意其法律上的确切意义，在时间上是否适当。

最后，正如联合王国的同事已经指出的，安全理事会并不是法院，而且在我们看来，它并没有资格去判断请求赔偿损失的要求有没有充分的理由。

由于这些原因；法国代表团不能对刚刚通过的决议草案投赞成票。

芬奇先生（意大利）：我的话不会多，因为我不用讲很多来解释何以我国代表团在刚才进行的表决中弃权。我在今天早上的发言中已阐明了我们的立场，我们的立场符合我曾有机会向安理会宣读的欧洲共同体九个成员国的外交部长于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三日发表的《安哥拉宣言》内的五项基本原则。

S/12030号文件内的决议草案订正案文的六个提案国为了满足我国代表团提出的若干要点作出了努力，平心而论，我要对它们的努力表示诚挚的赞赏。事实上，我们看见所们所坚持的若干主要原则已经被采纳了。但案文提出了一个新的序言段落，这是我们在私下协商时未曾讨论过的，我们又没有时间去研究它的内容是否符合《联合国宪章》。除此以外，案文内仍没有列入我们所坚持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而且，我们觉得该决议案文没有能够顾及当前最新的现实情况。

为了所有这些原因，意大利代表团表示遗憾，我们不能支持向安理会提出的最后案文。

哈尔拉莫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决议草案的提案国完成了非常艰巨的工作，我应当祝贺它们。它们的努力或许并没有满足某些国家。但是，我认为它已经很能满足提出该决议草案的非洲国家集团的利益了。通过这项决议，我们可以向安哥拉人民共和国表示祝贺。这是该国代表团第一次在安全理事会出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标志，表示将来它一定能够对联合国的工作作出积极的贡献。

关于为在表决前解释投票所讲的一些话，我要说几句，主要是关于中国代表的。中国代表又原原本本地重复了他在上一次发言中所说的话。不幸的是，只管会议厅里所有人都讲，只管中国代表听，但他仍然不管一切，好象没有人跟他讲过任何话一样。现在让我们分析一下形势吧。我不会讲很多。

中国又再重弹关于超级大国的老调。用他的话来说，它们在争夺势力范围、掠夺其他国家的财富、争取基地等等。我已经说过，这是一派胡言。这是胡说，因为我们不需要势力范围、基地，也不需要其他国家的财富或中国代表提到的任何

其他东西。我想美国会为自己答辩，在这方面不用我来谈。但中国并没有把自己算为超级大国。过去有一时期，我国被认为是弱国。有些国家准备把它瓜分，而且已经决定哪一国家要哪一块地。在革命之后，我们的确是弱的。现在我们强大了，而我们却被称为超级大国。我们能不能为此感到自豪？能，我再说一次，我们被称为超级大国，我们可以感到自豪，因为我们的力量，我们的资源，都不是用来损害人民的，而是用来为和平、为人民的利益服务的。随便中国代表对这个问题畅所欲言罢！

中国没有把自己算为超级大国。我很对不起这里的其他人士，因为关于这一点我不能默不作声。让我们看看中国在做些什么吧！就领土来说，它是一个大国。在军备方面，整个国家都已经变为军营了。到处都有各种各样的地堡、防空洞。它生产的武器比差不多任何其他国家所生产的多。它确实实实在在地干预世界上每一个角落的所有事务——而它却指责超级大国这样做。

苏联同其他国家接触的一切努力，唯一目的是防止战争，不让新的战争发生。中国在做什么呢？我现在没有任何语录，有机会我是要读出来让黄先生听听的。他们所说的一切都是关于备战，但关于挽救世界于战祸方面，则一字不提。这样做的人能谈严肃的问题吗？都是胡说八道。

现在让我们谈安哥拉。我们的非洲朋友和安理会主席请我们只谈一个问题，即南非入侵安哥拉的问题。我真正要谈的也只是这个问题。

但这不是我发起的；我甚至还没有回答中国代表提出的所有论点。我只是谈与南非有关的问题。今天，安理会又再次听到，中国已经停止帮助它远自去年一月起，就在帮助的安哥拉人了。这是不真确的。如果你们真的想知道，可以读一下罗伯托·霍尔登的讲话。他最近说，中国不仅训练了他的一帮人，甚至在最近还供给他武器，而不仅是在所有这些协议以后。因此，当安哥拉宣布成立共和国、成为一个国家的时候，为什么不说一些话来帮助该国呢？为什么他们不援助、

为什么他们不帮助它赶走侵略者？如果他们承担了这项崇高的任务，我们就不会插手这件事了。

但是，当人民共和国要求我们帮助，我们就给予帮助；对于我们来说，这并不是新奇的事物。十五年前，我们就在援助安哥拉的解放运动。有什么是新的呢？一点也没有。

已经有九十四个国家承认了安哥拉人民共和国。这里谁没有承认这个国家呢？只有中国。这是你们的朋友。不是的，你们并不是在朋友之中。想一下吧，你们还有时间；以后你们可能会忘记。我们已经忘记很多了，你们也可能忘记的。帮助非洲人永远根除殖民主义，然后每个人才会了解你真正是你自称是的那种人；但事实上完全并不是这回事。安哥拉人民最近以高尚的作风让南非军队静静地离开该国。这是非常高尚的行为，因为安哥拉人民大可以用军事方法赶走他们，因而增加伤亡的数字。不，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指出，它将坚守不干预政策，让南非人静静地、安全地离开。

我们能同意现在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是安全的吗？很难说。南非军队去了那里？今天我们听到几十遍他们所去的地方。他们去了纳米比亚。但纳米比亚是他们的吗？纳米比亚同安哥拉的边界是不是真正的安哥拉边界？完全不是。纳米比亚是一块在独立前应当由联合国控制的领土。但这块领土在谁的手上呢？它在种族主义者、殖民主义者的手上。但你们不愿意看到这点。你们谴责过南非吗？是的，用咀巴谴责，但事实上你们提出的论点是什么？你们说南非进行侵略是因为有苏联军队在那里的缘故。但你们在说谎。你们应当了解到一些限度。人民毕竟是在听的。我们已经听过这种话差不多二十次了。我们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思考。我们衷心地建议你们想一想。

我们对中国的政策是光明磊落的。现在我想稍为讲一下。不管中国现在奉行什么政策，不管它的代表在联合国说些什么，我们希望我们同中国的关系正常化，

因为我们尊敬中国人民。我本人曾经到过中国两次。我在中国看过很多事物。我曾会见过许多现在仍然在位的政治领袖。关于中国的政策，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同志在我们党的第二十五届大会说：

“中国现在的领导人的政策，是直率地反对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而且，他们的政策与全世界最最反动的立场，即军事主义者、缓和的反对者、南非种族主义者和智利法西斯统治者的立场很接近。这一政策——勃列日涅夫强调说——”不仅完全违背了社会主义本质和理想，而且在本质上它已经成为了帝国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非常重要的后备军。”

说得好，说得一字不差；再没有比这更好的说明了。北京疯狂地想方设法破坏缓和，不准裁军，在国家间搞互不信任和敌对，这是对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一大威胁。北京的野心就是要挑起世界大战。这是你们逃避不了的事实。在以后的一些会议上，我将宣读你们印出来的所有东西以及你们已经发表但没有印出来的讲话。北京的这种政策是基本上与全中国人民和所有各国人民的利益相矛盾的。对于这种煽动行为，我们的政策是对抗，因为我们是真正地、正直地、心甘情愿地为和平斗争的——真的是这样。

关于南非共和国入侵安哥拉的问题和北京的代表对这件事的立场的讨论，明显地证实了我们在第二十五届大会对北京的行动和政策加以分析后作出的评价是正确的。但是，每个人都晓得，我们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发起争论的人。

让我们看看大会会议和联合国所有委员会会议的情形。都是你们发起争吵的。这真的是进行思想斗争的场所吗？我们有别的论坛进行这种思想斗争嘛。让我们在那些论坛上谈这些问题吧。巴鲁迪大使说：“让我们一起来谈。”你们不想谈。我们已向你们提出，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缔结一项协定，包括一项互不侵犯条约。你们不肯这样做。你们要打？就试试看吧。

共产党第二十五届大会非常清楚地制定和确定了对中国的政策。我们曾

指出，我们继续指出，苏联准备在和平共处的原则基础上正常化同中国的关系。

勃列日涅夫同志说：

“我们可以有把握地指出，如果他们在北京回复到真正以马列主义为基础的政策，放弃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敌对，走同社会主义世界合作团结的道路，我们一定会作出正确的反应，这样就有可能按照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原则发展苏联和中国之间的友好关系。现在要看中国人怎么办了。”

最后，我想以我本人的名义指出，美国人有一个非常英明的总统——林肯总统。他说过一些妙语，今天我想提醒你们他说过的一些话：

“你可以有时候欺骗所有的人，永远欺骗某些人，但你不能永远欺骗所有的人”——而你们不久就会了解这点。

阿洪德先生（巴基斯坦）：我不晓得我是不是可以永远被欺骗的一个人，但我已经投票赞成这个决议草案，或许就不必要解释我的投票，尤其是时间已经很晚了，我无法学前一位发言者那样感情激动地侃侃而谈。不过，我想讲一两句是适当的。

我们投票支持这个决议，因为我们想，它里面没有任何东西是我们可以提出异议的。反之，它里面所说的一切，都是我们赞同、支持的。

我们认为，当一个国家的军队入侵另一个国家，不管用什么理由或什么借口，都是侵略。我们不相信安全理事会小心到不敢直言不讳。我们不需要用无谓的颂词来掩盖事实。

有人说过这里不是一个法庭，我们不能在这里要求赔偿。我不相信安全理事会已定出了赔偿额或给付的办法等等。这是法庭的责任。我们这里是一个政治机关，我们注意到南非部队进入安哥拉境，深入到很远的地方，并占领了它一段时期。我想，不管它们有没有造成损害和所造成的损害有多大，单凭这个事实，就

可以要求赔偿。对于这一点，我们是完全没有了解上的困难的。

关于正在讨论中的问题的实质，今天早上我已经有机会在安理会上发表了意见，我的朋友们和同事们让我参加了他们在休息室里的谈话，都知道我的看法。我们欢迎安哥拉独立，为了独立，安哥拉人民曾艰苦奋斗。我说过，现在再说一遍，如果我不对外国干预安哥拉独立的做法表示关切，我就不够坦诚了。无论如何，安哥拉的独立是历史决定的，毫无疑问，安哥拉已走上了自由之路，取得自由的时间已经来临了。

对外国军队干预这个局势，我必须表示不安，而我们的确表示过不安。我们非常感激我们的朋友们和同事们，我们在安理会的短时期内，跟他们一起处理了其他问题。我们非常感激他们让我们陈述意见。我们的确很感激他们考虑了我们的意见，我特别感激的是，我以我国代表团的名义向各提案国表示的一些意见已纳入了序言部分第三段。可是，我们觉得，虽然整个决议草案从那一方面看都是适当的、贴切的、及时的，但是它并没有顾到当前安哥拉局势，各个方面和它的总体。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国代表团就会象其他情况一样，荣幸地成为这个草案的提案国了。我作了这次解释，不是要说明为什么我们要投票支持这项决议草案，而是为什么我不能成为草案的提案国。

主席：在我的发言人名单上，没有人要在表决后解释他的投票了。

安哥拉代表要求发言，现在请他发言。

卢武瓦卢先生（安哥拉）：我们的会议所处理的工作快要结束了。我觉得我有责任谢谢你，主席先生，并谢谢安全理事会所有成员，以及曾帮助我们客观地分析这个问题的所有友好国家的代表团。

非洲集团面对象刚才安全理事会研究的正义事业时所表现的团结一致，使我所率领的代表团有非常好的印象。每一个国家都尽了它们的义务。可是我要感谢非洲集团的所有成员，我们感到安慰，因为非洲解放事业在可靠的人手里。

在整个辩论过程中，甚至在有些发言听起来侵犯到我们的主权的时候，我们一直是平心静气的。在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我们十分尊重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其他机关。

但是，让我告诉你，主席先生，我国经历了殖民主义的漫漫长夜，因此我们十分珍惜独立。友好社会主义国家的帮助，特别是古巴的帮助，是我们要求的，因为我国被侵略，它们帮助我们抗拒侵略。这项请求是我国行使完全主权作出的。安哥拉人民知道这种援助的限度，什么时候该结束。我想说明这一点。谢谢主席和安全理事会所有成员。

主席：发言人名单上的下一位是肯尼亚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迈纳先生（肯尼亚）：主席先生，虽然我知道时间很晚，安理会的工作又差不多结束了，但是我还是要求讲一下。我代表联合国非洲集团要求你召开安理会会议，如果我不用一些时间向你个人和安理会其他成员表示感谢，感谢你们处理了南非入侵安哥拉问题，而且花了那么多时间和精力来完成这项工作，我就没有尽我的责任。我要正式谢谢安理会以及所有在安理会发言表示支持的人，特别是谢谢那些最后觉得可以通过他们的投票给予有形支持的人。

我也要代表非洲集团多谢那些在讨论安理会议题时表示支持，但在投票时觉得难以支持的人。虽然我们不同意他们所忧虑的每一个细节，但我们注意到他们的困难，不管是明白说出来的或没有讲明白的困难。

大家在这里讲了许多关于兼顾所有方面的决议的话。我们也注意到大家都想有一项兼顾各方面的决议。在这方面，我只想指出，虽然我们在这个会议厅里继续发表兼顾各方面的谈话，搞兼顾各方面的决议，但是非洲大陆所面对的问题仍然存在。这些问题是不能由兼顾各方面的谈话来解决的，它们只能通过具体行动来解决。

我们特别感谢那些虽然不支持决议草案但至少也不使用本会议厅的最后武器否决的人，没有人用否决权，我们很感激。当然，我们希望他们投票赞成，但至少他们刻意避免投反对票。

这是很长的一天。在会议室内、在会议室外，许多人问为什么看了星期六在报上发表的声明后我们还要进行辩论等等。我要以我个人和非洲集团的名义指出，这个辩论是非常有用的；一些问题澄清了；所有希望表明立场的人都有机会表明了立场。

我必须承认，并不是所有问题都弄清楚了。由于若干原因——我希望部分是由于我们原先呼吁不要扩大辩论——若干问题仍然没有答案。我们相信，如果所有余下的问题都有答案的话，我们今天晚上就会有完全不同的形势。当然，不用遵行外交礼节的历史家，是可以将他们对我们所讨论的形势的研究结果披露的。作为议席上的外交家，我们已回答了我们敢于回答的问题，但还有其他问题我们不敢回答。

由于我们要遵行外交礼节，南非的代表来到这里作了坚决的声明。我们注意到他的声明，但不幸的是，他并没有利用来到这里的机会来听一听我们的意见。如果他在的话，我们是会说出来的，但我们不愿光是为了记录而说。南非知道我们的立场，我们从它的声明中也知道南非的立场。

有一个事实是不能逃避的。正当所有这些还在进行的时候，一个主权国家——安哥拉——诞生了。因此，不管我们在这里所关心讨论的主题是什么，我们都不能忽视这个事实，非洲大陆的又一个重要国家诞生了。曾经表示保留意见的人，曾经反对这个反对那个的人，他们可能不喜欢安哥拉主权国家诞生的方法。但事实是，安哥拉诞生了，这种情况就象我们的妻子进了产科医院，我们耐心地等待孩子的诞生，希望一切正常。不管我们的孩子是正常诞生的，或是医生被迫进行剖腹生产手术，我们都庆幸孩子的诞生——虽然我们会对手术的若干方面表示遗憾。

我们希望安哥拉国不久将加入为本组织的成员国，占有它的合法地位，为全体安哥拉人民谋福利。

将来，所有这些忧虑都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我们相信——再没有其他枝节，安哥拉国顺利地加入我们，这些忧虑都会被忘掉。

最后，我要再次指出，这个辩论结束了，而且就这个主题通过了一个积极的决议，我们非常感谢。

与这次辩论没有真正关系的一时的感情和争论都会被遗忘。不过，我希望这次辩论的一次最重要的争论，即关于两个超级大国的争论，将会提到安理会或其他论坛，以便进行友好讨论。这样我们在安全理事会和其他联合国机关的工作就不致经常被干扰，使我们能将注意力集中到该处理的问题上来，以期取得和平解决的办法。

主席：古巴代表要求让他发言行使答辩权。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阿拉尔孔先生（古巴）：我又要在安理会发言，很对不起。我向各成员保证，我并不想回到议席上来，特别是在这样晚的时间。但是，由于安理会一位成员的发言，我必须再次讲话。关于这方面，我要简短地发表一些意见。

首先，我想借这个机会澄清一下。如果将来我们读到在星期一下午举行的会议的逐字记录，是可能会出现理不清的局面的。当我向安理会发言时，除了别的以外，我引述了中国代表的发言，我是从西班牙文的逐字记录中引述的。我提到出现于西班牙文逐字记录的中国代表的一部分发言，其中中国代表提到他所说的苏联干预和他所描述的苏联雇佣兵，并说这些行动为后来南非的干预找到理由。

当中国代表作回答的时候，他指责我改了他所用的字眼。后来，在研究了中国发言逐字记录的英文和法文本以后，我发觉关于同安哥拉的社会主义团结和南非干预之间的关系方面，的确作了些改动，这样，将来看到这些文件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给人一个印象，就是我们改了他的字眼。我再说一遍，我们是根据西班牙文

本的，懂的这个语言的人都可以看到，中国代表的话一再象我所引用的那样出现。

显然，有人更改了英文本和法文本，对此，我们丝毫没有异议。不过，为了弄明白我们没有为中国捏造立场，我想简短地提一提新华社发表的一篇文章，以便记录在案。这就是新华社在三月二十一日在本大厦内广为分发的第44号新闻稿。

在新华社分发的声明的其中一段——这是既没有更改过又没有删减过的，是由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印发的，我这里有一份——我们读到如下一句：

“在预定的独立日前，在安哥拉并没有其它帝国主义的军队，但大批苏联军事人员就破门而入了。”

这篇文章多多少少沿着这条线发展下去，认为南非干预安哥拉，以想象中的苏联首先干预为借口。

今天，我们又听到有人提什么在安哥拉的古巴雇佣兵。

我在前一次会议上提请安理会注意这本载有毛泽东主席语录的小红书。其中我提到一句，建议中国的斗士们不要让他们立场和态度同敌人的立场和态度混淆起来。当然，除了别的以外，“敌人”是指帝国主义和反动力量。

我又要从这本小红书读一些其他非常短的语录了。其中一句是：

“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什么人只是口头上站在革命人民方面而在行动上则另是一样，他就是一个口头革命派，如果不但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也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一个完全的革命派。”

我的印象是，在安全理事会的这些辩论中，我们的发言是翻译成中文的。显然并没有这回事，不然的话，或许我们的中国同事就会从这个辩论中学到一些东西，这次辩论最低限度已为非洲人民指出，谁是他们的朋友，谁是他们的敌人——谁是他们口头上的朋友，谁是他们在口头上兼行动上的朋友。

无论如何，象本书的作者和这一版的前言的作者一样，我了解到搞通革命思想一向是不容易的。的确，前言的部分内容如下：

“为了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要反复学习毛主席的许多基本观点，有些警句最好要背熟，反复学习，反复运用。”

坦白地说，如果我在星期一引用的语录——和我刚才读出的语录——是稍为太长，不容易背熟，因而中国代表团不能把它真正学到手和应用它的话，那非常抱歉。在结束以前，我希望献给你们一段短到可以牢记的语录。我将用默书的速度把它读出来，希望这次我引用一句短语录会比前几次更为成功。

“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主席：请中国代表发言行使答辩权。

黄华先生（中国）：苏联代表刚才在发言中，对中国进行了恶毒诽谤，为其侵略、干涉和争霸世界的行为进行无耻辩解。他说中国是超级大国，准备战争，对民族解放运动不进行援助，这些全是百分之百的谎言。中国政府和人民一贯坚决支持非洲人民和世界人民反对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斗争。中国人民和非洲各国人民在长期的共同反殖、反帝、反霸的斗争中结成了深厚友谊，苏联代表的任何挑拨和破坏都是徒劳的。

苏联代表诬蔑中国是超级大国，这是荒唐的捏造。中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属于第三世界。今天中国在国外没有一兵一卒，没有任何基地。中国早已向全世界宣布永远不做超级大国。如将来中国真地变成超级大国，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都可以和中国人民一道共同反对它，因为中国变为超级大国，对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都是不利的。苏联原来是社会主义国家，但从五十年代后期起，对内复辟资本主义，对外不断进行扩张；正如列宁所说，是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帝国主义，因此它被称为社会帝国主义。苏联在国外驻扎了多少军队，有多少基地？你们的飞机和舰只到处横冲直撞，是为了什么？你们派出的外交人员被

许多国家当作特务驱逐出来，又是为了什么？这不是很清楚的事实吗？

苏联代表说“中国好战”，这是胡说。不错，中国曾一再向世界人民说明，只要世界上存在帝国主义，就存在着爆发战争的危险。这是列宁的教导。列宁主义的判徒当然已经背叛这一真理。中国忠于马列主义，一再告诉世界人民：当前，革命和战争的因素都在增长，战争的危险日益增加，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是世界战争最主要的策源地，世界人民对此必须保持警惕，否则将会吃亏上当。如果世界人民作好充分准备，就有可能推迟战争的爆发。但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正因为如此，中国人民正在加强战备，以反对任何侵略战争。

苏联代表不断鼓吹所谓的缓和。鼓吹“缓和已成为不可逆转的主要倾向”，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实际上你们是不断地扩充军备，为进行侵略战争做准备。你们搞那么多核武器干什么，难道是为了吃？你们粮食不够，到国外大量抢购粮食，引起粮价暴涨，正是因为你们把国民经济纳入准备战争的轨道。你们鼓吹所谓缓和，只是为了欺骗人民，为准备战争打掩护。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只相当另一个超级大国的一半多一点，但其实际军事开支却超过了另一个超级大国。苏联的洲际导弹在十年内增加了十四倍。在赫鲁晓夫时期，曾大大鼓吹核战略，现在则改为同时加紧发展常规武器，飞机、坦克和大炮的年产量已超过了另一个超级大国，海军舰艇十年来增加了近一倍，总兵力增加到四百二十万人。所有这些，不是为了同另一个超级大国争夺势力范围和世界霸权又是什么？

苏联现在欧洲部署了其总兵力的四分之三，中程导弹的三分之二，而且不断更新武器装备，正在加强欧洲南北两翼的军事部署，准备对西欧实行包抄和夹击。

在中东，苏联为了同另一个超级大国争夺，在一九七三年十月战争期间，一度闹到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地步，之后又展开激烈的外交和政治的争夺，竞相大量倾销武器，使中东局势一直处于紧张状态。

在地中海和印度洋苏联派出庞大的舰队，千方百计地攫取军事基地。在亚洲大肆鼓吹“亚洲安全体系”，目的在于向亚洲国家实行渗透，并填补另一个超级大国被迫撤走后留下的所谓“真空”地区。

在非洲，苏联也同样大搞渗透和控制侵略活动。安哥拉事件是一个最新的证明。埃及事件是另一个最新的证明。你们的干涉、控制和颠覆活动，使埃及被迫赶走你们的一万多名专家，最近又被迫中止了所谓的埃苏“友好合作条约”，以维护自己的主权和独立。

以上事实充分说明，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搞缓和是假，准备战争是真，它所编造的那些“缓和不可逆转”、“缓和是时代的主流”等都统统是谎言。

苏联代表还厚着脸皮大谈中苏关系正常化的问题。这完全是为了对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进行欺骗。它的基本战略思想仍然是声东击西。中国人民和苏联人民是友好的，我们寄希望于苏联人民。我们坚信，总有一天，苏联人民将会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一定会把这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主席：我们处境很困难。现在是凌晨十二时十分了，严格说来，我已经不是主席。我真的不晓得怎么做才好，因为我在这方面没有经验。应当由我的后任代替我主持会议吗？我想将主席一职交给我的后任。我真的不晓得适当的做法是什么。我甚至不晓得我应否让任何人发言。

黄先生（中国）：如果有人要发言，我建议贝宁继续主持我们的会议，让会议顺利结束。

里查德先生（联合王国）：不是主席的主席先生，我有一个程序问题，我是怀着尊敬的心情提出来的，这不是说笑话，也不是无聊话。自从我在安全理事会以来，曾经有过一次在适当的时候改换主席是非常重要的。规则是十分明确的。前任主席先生，自午夜起，你已经不是主席了。看来我们应当休会，或许休会五分

钟左右，或随便一段时间，足以将主席名牌更换，让中国代表当主席。我已经说过，规则是明确的。我可以想象，有些时候在适当日子的午夜改换主席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如果可以的话，我建议我们就这样做。

哈尔拉莫夫先生（苏联）：程序问题。我将会比快要当主席的上一位发言者简短一百倍。我将他的发言的全部内容作为新主席在四月一日愚人节笑话。

主席：我想我们应当按照联合王国代表的建议暂停会议。有代表要发言吗？没有代表要求发言，现在散会。

一九七六年四月一日凌晨十二时十五分散会。